

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之一
文山遜復蕭天石主編

會由出版社印行

道藏精華

莊子南華真經副墨(下)

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莊子南華真經副墨下

自由出版社印行

外篇刻意第十五

澹字集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却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熟讀詳味妙義自見

刻意尚行

去聲離去聲

世異俗高論怨誹

非音

爲亢

音抗

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

者之所好

去聲下同

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

吐回反

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

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

下爲治去聲下同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疆

國之人致功拜兼者之所好也就藪素口反澤

處上音閑下同間音閑下同曠釣彫叫反魚間處上音無爲而已

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

吹响吁音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

矣此道音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

所好也若夫符音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

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道上音同引而壽無不

忘也。無不有也。澹音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誚訕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爲脩脩潔其身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而無不爲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

音符恬惔

音淡

寂寞虛無。爲此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

以鼓反

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天地之平道德之質只是以平質二字分貼兩邊無甚深義聖人休是一句言止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

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上知

音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

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

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音教

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音淡乃

合天德

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必也。

故曰悲樂音洛下同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去惡去聲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迂。五反故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迂觸。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得謂之淡。一有拂逆。則疵而不得謂之粹。迂與逆相似。但逆細而迂粗。無迂易而無逆難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衆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爲哉。有能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爲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

夫音有于越之劍者。桺君甲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音盤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于越吳劍也。柙而藏之。不敢輕用。寶之至也。况精神之爲用乎。是精神也。四達竝流。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
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
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爲同帝帝即所謂天
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
即二五也神一而巳矣精則散處於五官
之府而咸聽命於主人故神爲主宰精爲
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
於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我即一我即
分則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一脗合
無間矣然要知一是一箇甚周子曰一故
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
精相爲依附精止則神與之俱止故聖人
貴精貴精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不使之
喪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神也能體純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
真人不亦宜乎爾時方壺外史爲作亂辭
聖人之德無乎不忠虛無恬淡常無乎不
其德乃全守神爲急合於天倫與一素之
一守神之精通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澹字集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下以恬養知
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
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繕善戰反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音骨欲於

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

者以恬養知去聲下同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

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符音

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
洛音也信行去聲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
則天下亂矣

繕脩治也滑汨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
不可明謂之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
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
思亂明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
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
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
謂之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
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覺性學障之俗思
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
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體瑩然

莫非眞性之發越纔認得性即便屬識神已
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爲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
神發無以知爲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
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者常自恬何者用知則不能
恬無以知爲則恬者常在知故曰知與恬交
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即知之德也
相養而無不和理出其性而有仁之德也
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
不心理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
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
其情所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
體之所以行而順其自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
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
根華實並敷而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
偏行則實並敷而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
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莫報則物必失

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

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

節萬物不傷羣生不矢上聲人雖有知去聲無所

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晦
其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
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
各足蒙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

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
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於無爲自然之
天此大道爲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
語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
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冒之義也古之
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用
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位萬物自
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爲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

音遂

人伏戲

音義

始爲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

興治化之流湲

音澆

淳

音純

散朴離

去聲

道以善險

德以行去聲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去聲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乃歷反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去聲下同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音現也非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其性
以故品爲德衰順而不已失其性
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
坂泉涿鹿之師濠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
謂危行去性從心起識日以微而人心危也心
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微而人心危也心
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
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
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
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道
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世喪故世亦無
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
此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也
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也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去聲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純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爲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去聲下同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上聲其所。而反其性已。

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去聲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音全之謂得志。

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一而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知不以窮人。不知窮已。皆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反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有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

易其樂音洛下同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

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吐黨反來

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禦同其去不可止故不

為去聲下同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

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

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去聲已於物失性

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數段遞遞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來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

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
貴不與淫而貧賤不與移彼此指窮達而
言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
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同况所樂
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
恬淡哉世人不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
者置之是慕未免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
倒置之是慕未免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
方壺外史爲作亂辭則全不知本末輕
蔽蒙之民爲作亂辭則全不知本末輕
荒兮未央央民爲作亂辭則全不知本末輕
恬知交養和以恬養知明
與世澹漠逮德以下衰焉知明
離道而善隱世道交喪
去性從心隱世道交喪
興何由興隱世道交喪

叶

深根寧極
小識傷德
得志樂全
喪已於物

時命大行
小行道湮
軒冕非性
是謂倒置

知不以飾
反一無迹
儻來而寄

外篇秋水第十七

澹字集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闔闢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究竟反真亦只是箇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甚醇正下段畏匡却楚譏惠皆發此意

秋水時至百川灌

反古亂

河涇

音經

流之大兩涘

音侯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馬河伯欣然自

喜以爲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聞道百
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符音我嘗聞少
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
睹音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
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夫見之大者則小爲自忘故以河伯寓言
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於黃河濁
流泛溢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河
中渚崖上有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辨
於是河伯欣然自喜以爲廣大之觀盡在
於已及其北至於海東面而望水天混涵

茫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
乃望洋向若而歎若海若滄水之神也聞
道百以爲莫已若言世之以少自多者聞
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
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
信而今信之蓋非睹予之難窮則幾乎局
於已見而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殆矣下
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仲尼之聞不少
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
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
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猶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鼃音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

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
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
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音亮
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
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
小自安心小則不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
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
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
則可進於
大觀矣
註中郭象一段可錄窮百川之量而懸於
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
有似乎觀大不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
世之所患者不夷平等也故謂大者快然
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
足是以上下誇踈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
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
而因其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
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
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

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之者。之說。轉以大小相負。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少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不失乎。莊生之旨哉。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音壘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反兮米。之在大。音泰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上聲下同一馬。今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馬。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

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
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
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
於水乎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
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則世界又小
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壘空乎計中
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壘空
水穴稊米稗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
相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
一我處一中之一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

萬竝生竝育於四海之間不猶毫末之在
馬體乎如是則益眇矣而五帝連之以三王
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遜之以為
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奚足哉而以之自
多乎其與河伯之自多
於水也殆無以異矣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

若曰否夫

符音

物量

音亮下同

無窮時無止分

去聲下同

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去聲觀於遠近故小

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音向明也今故

古故遙而不悶專劣掇

反

而不跂

音岐

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

常也明乎坦

吐但反

塗故生而不說

悅音

死而不

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
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如變換固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胸中

流出常人說小便自萎爾無擺劃處即為
 曲士不解莊子所說義故河伯欲大天地
 而小豪末此箇見識便自死煞海若為說
 一段道理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
 始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
 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
 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
 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於古今而知
 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無窮証於無常明
 坦塗而知終始之無故觀遠近者
 以身之所在而觀之無身在此則此者近
 以者遠矣身在彼則彼則近又不得為之
 彼者遠矣身在彼則彼則近又不得為之
 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
 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
 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量之無窮證
 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蓋身之所處

見在爲今過去爲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
今即過去之現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
今之視昔。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
而不悶。今無常。今有時而爲古。是以掇而
勿跂以是而不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
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前追而弗
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造化
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
盈物固不足爲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
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爲之悲。故得亦不
喜失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無有
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
出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悅之有
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屈者必伸。其死也
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是
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

言死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守以爲常故
 曰不可故不悅其死也物之禍夫知物物之
 故其生也而吾自足之道即道即我道無各順也而
 各足也而吾自足之道即道即我道無亦無執情又方何天
 吾自順之則我即道即我道無亦無執情又方何天
 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方何天
 地之爲大而豪末之情我亦無執情又方何天
 者何也謂其不知妙知道也計人之所不知若未生之
 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
 時之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
 之時之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
 之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其所以爲適然
 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欲窮自窮
 適也不自適則歎然而得宜其迷亂而欲窮自窮
 知量之無窮時之歎然而得宜其迷亂而欲窮自窮
 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之無常終始之惟
 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證

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
我雖豪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
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此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
看過惟莊子與莊子乃能証此妙哉妙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

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

音符下同

自細視大者不

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

埒

音字與郭

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

夫精粗

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

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此爲大小之至故有此問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可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則不得謂之精矣

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則精矣
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
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
精亦粗矣此與中庸末章論不顯之德同
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人仁恩動不

為去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

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去聲殊乎俗

不多辟與僻同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

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

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可聞

去聲

至德不得大人無已

紀音

約分

去聲

之至也

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到大人體道
之事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
舍故其行也雖不爲利害而亦不以仁恩自
多其動也雖不爲利而亦不以其可賤而賤
蓋門隸乃執鞭不求利之而人因其可賤而
之非玄同也雖不黷貨而好爭矣而亦不
以辭讓爲多雖不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
以食力爲貴且人有貪污之行類行殊乎
之謂如上文所指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
俗則多有辟異之行皆多之而不以爲
多爲在從衆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
而不以爲賤世爵之不能爲之勸也世戮

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辨，細
大亦不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
得而踈，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
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
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已，有
我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
失之，之約，謂收歛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
故能成其大。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音烏下同至而倪

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
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

賤不在已

以差

楚宜反下同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
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
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
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
分去聲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

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

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一味玄同河伯因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即如孟子子體有貴賤有小大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貴賤玄玄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箇分別俱屬心識竅鑿渾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荅言以觀之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

情如人說其好人好文字我隨衆喜他則見
他篇篇句句皆是好文的又如人說其人不
好好的我隨衆惡他則見他的件件事事皆
不好的因人之知他的大而大之則雖天地
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爲穉米
乎不因人之納小彌妙高山也則豪末之微
言芥子可知須彌妙高山也則豪末之微
爲丘山乎知是則物之大小亦未有定也
而差數觀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
倪小大乎分明明是非之辨亦復如是功
至於有無之稱是有而萬物莫不無而功
觀之因其無之有則萬物莫不無而功
其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
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
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

上

609

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音快讓而絕湯武爭而

王去聲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

之行去聲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

衝城而不可以窒反玲悉穴言殊器也騏音其驥

音驊驊反戶花騶音留一日而馳千里捕音步鼠不如

狸反力之狴音星言殊技也鴟音梟鵂音梟夜撮反七括

蚤音早察豪末晝出瞋音嗔處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去聲而無
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
且語而不舍上聲。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去聲。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初患反。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
汝音惡。烏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又設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噲則

爲賤矣爭賤名也。以白公則爲賤而在湯
武則爲貴矣。如是以則爭讓之禮堯桀之
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爲常文。即物理而論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爲室。穴驂騑而
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狸。鴟鵂夜撮蚤。
察毫末。而晝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
技。物有廢於彼。性有大有所能。小有所
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
小。猶之今天下無常是之理。然於此而或
於彼。古今無常治之理。然於前而或亂於
後。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
是不明於天地之間。理萬物之情者。也。是
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
矣。然則倪貴賤分大。而無小。執有方之見
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賤時耳。
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而觀為莽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
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於禪
繼而貴之乎默默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
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
其不可分也篇中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
重照映如國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
脉尚未串貫始學之流急難着眼諸家箋
解咸屬朦朧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則
此老之意幾不
明於千古矣
撮蚤淮南子鵠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崔
本作瓜言鵠鵠夜聚人瓜甲於巢中梁麗
屋棟也

卷之二十一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

十三

舍上聲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

賤是謂反衍以戰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紀偃反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楚林反

差楚宜反嚴魚檢反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

繇音由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

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之忍反域兼懷萬物其

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

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
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
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
為乎何。不為乎。夫音固將自化。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
何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荅曰以道
而觀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
世諦也因有貴賤則貴以臨賤賤以承貴
相傾相役出門有碍如何得寬反之於道
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者
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
梗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

無賤各足其不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
屏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
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之足云
乎慎毋執一而行與道參差然曰無相背馳也故曰
無一而德也故又爲之形容儼乎若國之則
無方之德也故又爲之形容儼乎若國之則
有君而無私德由由乎若祭之有社而無
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畛域
兼懷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
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
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若可恃以爲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
不敢恃乎其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
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
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
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

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
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
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
中何所執乎何爲而何不爲夫亦順其自
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音耶北海若曰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
不以物害已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
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
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得即德躋音躋丈音躋躡音躡丈而屈
伸反要而語極義

承上言順其自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不在自化之中
又甚好不知惟知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
行權而不失乎已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
達於理者必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
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夫莫不
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
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
巖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謂其明
禍戾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其明於權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

而不以物害已也且如語至德者謂火不能
焚水不能溺寒暑不能為之害哉言察
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
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乎天者理而已
在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位德
猶言立德德立則躋踞屈伸皆得自如此
道之要也理之極也道要理極即上文所
謂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說到此處
則知此老學問活潑潑地知經權無固
無我此身常在造化爐中常自逍遙快樂
又孰謂其荒唐而無當哉

天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
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
謂反其真

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
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
為救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
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命
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已德喪於為名
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
三句道理甚正○孔
孟之論不過是也
夔求龜麟
反連
蛇
賢
蛇
麟
風
風
麟
目
目

憐心變謂蛇曰吾以一足踰聲躑音卓而行

予無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不然

予不見夫音符唾音者乎噴音悶則大者如

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音數上聲也今

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

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

之所動何可易邪音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

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蓬蓬步東反

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
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
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鰭音秋或作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音飛大屋者唯我
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
聖人能之

夔一足蛟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
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則不行而能至
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
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

唾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爲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聲簪入而絃歌不

輟。丁劣反子路入見。音現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

曰。來吾語。去聲女。音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

人。非知去聲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

失也。時勢適然。夫音符水行不避蛟音交龍者。

漁父

音甫

之勇也陸行不避兕

似上聲

虎者獵

廉入

聲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

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

去聲

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

上聲

矣吾命有所

制矣無幾

上聲

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

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處猶止也制

命猶言造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

去聲

學先王之道長

上而明仁義之行去聲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

可不可困百家之知去聲窮衆口之辯吾自以

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音茫音焉異之不

知論之不及與音余下皆同知去聲之弗若與今吾

無所開吾喙充芮反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於蘄反

几大音泰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音符下皆同

埴音坎井之鼃音蛙乎謂東海之鱉必滅反曰吾樂

音洛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側救

反

之崖赴水則接腋音亦持頤反以之蹶音厥泥則

沒足滅跗

音附

還

音旋

軒

音寒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

也且夫擅

反市戰

一壑之水而跨

音聲

跨

音去

時

音時

埴

井之樂此亦至矣夫

字如

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

反猪立

矣於

是逡

反七旬

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

時十年九潦

音老

而水弗爲

去聲下同

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回
反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_{去聲}不知是非之竟_{音境}而猶欲觀於
莊子之言是猶使蚤_{音文}負山商_{音渠}鉅_{音馳}河也
必不勝_{音升}任矣且夫知_{去聲}不知論極妙之言
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
方趾_{音此}黃泉而登大_{音泰}皇無南無北與_{音然}

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
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所白反之以辯
是直用管窺天用錐醉平聲指地也不亦小乎
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音寒丹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匐音蒲伏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
之業公孫龍口呿音怯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
逸而走

汙與茫同埽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缺甃
井甃缺而不成崖者接腋持頤蛙赴水則以
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其口也
此四字分明明寫出蟲一箇水蛙跗小足也還
回顧也軒水中也赤蟲科斗蟄子也時行止
也繫拘也攣也逡巡而却小不能容却步而
退出也十年九潦八年七年旱看他下語活
處若他徑謂九年水而七年旱矣蚤蚊
蟲也商鉅馬鉉也一年之時之利謂利口也
蹈也大皇天也趾也黃泉而登大皇謂窮高
極深也奭釋也四解而達也玄冥溟津之
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丁之夫曰餘子國能
謂彼國之所能也
下三段無甚深旨直訓其字而已無勞箋
疏

莊子釣於濮音卜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曰願以竟音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

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息嗣反而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

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

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爲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下而治之

惠子相去聲下同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

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悉溝反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

於袁鵷仕俱反子知之乎夫符音鵷鵷發於南海

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戀音實不食非

醴禮音泉不飲於是鵷得腐服音鼠鵷過之仰

而視之曰嚇許伯反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

我邪耶音

鵷鵷鳳鵷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奪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以發一長笑莊

生直爲千古寫出鄙夫鄙恠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妙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

音豪

梁之上

莊子曰儵

音條

魚出遊從

七容反

容是魚樂

去聲下同

也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

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

其本子曰女

音汝

安知魚樂玄者既已知吾知

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一言子之與魚水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
 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却借其言而復之
 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
 善辯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
 我不知子之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
 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知相知何况魚為非
 乎如則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
 子到此方以正對曰魚全無相知之理矣
 子反覆辯論取其本論於口皆為枝葉之
 本論也若尋其本論於口皆為枝葉之
 矣而猶問我者正欲得我所知以知魚之
 知物理人之情自是可言推我居濠之
 遙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推我居濠之
 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
 故一體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

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
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醜將柰何
人處九州
至細莫倪
大衍無已
大義之施
察乎危安
無成人滅天
而成大勝
莊曳楚龜
其樂只且

知惠龍無躋何無知語毫大伯義而作亂辭
之嚇真故躋為動分非末方也自多
濠梁井滅屈不不知所盡體觀
上鼠蛙命伸為變時

觀於北海
至大地難窮
一意豈能思
無時不移觀
謹於去就
達理不明權
以小事勝
孔非暴虎
鯨魚出遊
我固非魚

外篇至樂第十八

澹字集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爲而存將箇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機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達命者不哀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天下有至樂

音洛下同

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

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

上聲

奚就奚去

奚樂奚惡

去聲

夫

音符下同

天下之所尊者富貴

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所下者貧賤

上聲

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

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

去聲下爲形皆

同

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

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

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

憂俱生，壽者惛惛

音昏

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

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

去聲

天下見

音現

善矣。未

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

音耶下同

誠不善

邪若以爲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爲不善矣足

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

音存

循勿爭故夫子

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

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

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

者誵誵

音耕反鏗苦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

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發此一段。急爲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二無有哉。反詰之詞。言決是有也。今奚爲奚據。正詰之詞。與屈原卜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爲形也。亦愚哉。爲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勤作。類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爲無用矣。其爲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不可以活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爲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有憂有患之身。惛惛不死。何自苦也。而猶

有求爲引年之術者其爲形也不亦遠乎
烈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
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
當逡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道也
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死
名可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
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欲處太率
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
以無爲爲樂誠樂矣而世俗之苦之吾如世
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
樂也至譽無譽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至樂音洛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

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
萬物皆化芒乎芴^{音忽}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
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
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
哉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狃於樂者見樂而不
見苦將欲是之無有是處將欲非之而彼
不自以爲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
雖然下一轉語無爲可以定是非蓋無爲
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
者惟無爲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爲也天以

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爲之詠茫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茫乎而無有象乎茫即混茫之義芴即沕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爲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爲而無不爲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爲哉知無爲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爲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音據鼓盆

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上聲子老身死不哭亦

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

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
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
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
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
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
噉反古弔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也。

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秦失三號大
宗師中子祀子桑户孟孫才等章參看益

瓦正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不
槩然與世人之同情哉形變而有生生指知
覺運動而言偃仰也巨室謂天天地夫莊子
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
教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
得力正在此於此無一切世人之皆以恩
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然解脫中
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持被入省中顧
妻妾刺刺語不此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
子直爲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死關
頭說箇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
亦無去其有生死幻變不常與寒暑晦明
同害不代謝何足關情妄生悲喜古之至
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已只是箇
勘得破立得住昔爲歌利王極惡無道君
經世尊道我昔爲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

截支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蜜中
保有進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簣子路結纓
亦是他學問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況外
身而觀化者此處莊生猶爲惠子俯就兩
句曰當其始死我亦何能無槩然以爲不
達於命故止也猶爲方便說法直恐驚倒
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投直須說箇我尚
無我涕從何出讀莊子者不於此處尋眼
何處着眼眼不於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
問做方壺外史急爲拈出爲莊生立此一
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証
道又却是外史老婆心切也諦聽急
爲提撕早遲八刻何故無情說法無情受
擬議商量
總不堪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

虛同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反竹九其

意聲圭去然惡去聲下同之支離叔曰子惡乎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

生者塵垢音苟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

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柳瘍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癰之喻
假借即佛經所謂地水火風火四大假合生
者塵垢也解見末條此段郭象註好先示
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

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竟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

音獨樓

髑髏然有形擻

音竅

以馬捶

反拙鬼

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

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

乎將子有不善之行

去聲

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

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

音袁

髑髏枕而

臥夜半髑髏見

音現

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髀髀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七容反然以天地為
春秋雖南面王樂音洛下同不能過也莊子不信
曰吾使司命復扶又反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
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髀髀深
瞋音蹙蹙反頰於葛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
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
復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
真謂莊子有生死歆厭
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音耶孔

子曰善哉女音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褚猪許反小者不可以懷大綆格猛反短者不

可以汲居及反深夫音符下同若是者以為命有所

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

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

彼將內求於已而不得則惑人或則死

人惑則死言人既惑於我之言則將謂我將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危當時之游士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小之見不可以大道說之

且女音汝獨不聞邪音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

侯御音迓而觴音傷之於廟奏九韶音常遙以為樂

音洛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音玄去視憂悲不敢

食一嚮音里轉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

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

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音嗣之。

鰮鰼音秋，隨行音杭，列而止，委蛇音威而處音上。

彼唯人言之惡音去，聞奚以夫？音符，諂諂乃交，爲

乎？

以鳥設喻，謂齊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樂聞矣。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

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_反忽聞之

相與還而觀之魚處_{上聲下同}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_{去聲}惡_{去聲}故異也故先聖

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

之謂條達而福持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齊侯之不可說以
大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
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
適不可同且一也故求實於名設義於適
因名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
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

則持福常在於已烏
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攬蓬而指

之曰唯予與女汝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

果養乎予果歡乎種上聲有幾得水則為隘音繼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音賓之衣生於陵屯徒門

反則為陵舄音昔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

之根為蟻蟮音曹其葉為胡蝶音牒胡蝶胥也

化而為蟲生於竈音遭去下其狀若脫反它括其

名爲鵠

其俱反

掇

丁活反

鵠掇千日爲鳥其名爲

乾

音干

餘骨

乾餘骨之沫

音末

爲斯彌斯彌爲食

醯

許兮反

頤

以之反

輅

音路

生乎食

醯黃輓

音况生乎

九猷

音由

瞽

音茂

芮

如銳反

生乎腐

音輔

罐

音權又羊

奚比

去聲

乎不

算

音笋

久竹

生青寧

青寧生程程

生馬馬

生人人

又反

入於機

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皆入於機

捷扶也

言

觸體沒於蓬蒿之中

列子扶其

蓬而指之曰

惟予與女知之之道乎

而固

固

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爲期。既未嘗死則不當以爲養乎？予果以滅爲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爲養乎？予果以女爲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爲鑿，何以故？水爲五行之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有所假借而後生。生者，塵埃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而後生，生者，塵埃也。大所謂生者，假借而後生，生者，塵埃也。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綵如縷，其名爲鑿。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朕，其在水土之際，兩岸之旁，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爲鼃蟻之衣。是曰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爲陵舄，陵舄車前草，名也。多生岸旁，文名澤舄，其性利水。

陵舄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糞壤也
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草化為蟻而葉為蚶蝶
蝶膏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蟲質多蠕弱又
生於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
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乾餘骨此化自
土千日化而為鳥其健而乾餘骨之沫化
烏足來者最為強食醢食雖小者蟻蠓也
斯彌斯彌化為食醢食醢雖小者蟻蠓也
而聚醢故曰食醢感多見此蟲相尾而飛
來亦能食醢形相感多見此蟲相尾而飛
空中故食醢生願輅願輅生九猷九猷生
黃輅黃輅生腐蠶腐蠶生輅輅生九猷九猷
皆蟲類也或腐蠶腐蠶生輅輅生九猷九猷
蟲無考註書到作類皆閣筆乃知阿難宿
世惟願多聞晉室此類皆閣筆乃知阿難
乎不第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

藥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
 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
 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郭註以爲俗
 多誤亦夏五傳疑之盛心也而林膚齋
 直謂人馬皆草名如馬齒人參之類不
 何本又謂莊子故爲詭恠之名萬世之
 受其愚弄者他不破審是則南華爲愚
 天下之書矣我然則愚弄天下人不敢
 言而誣先哲曰繁氣而解曰愚意直謂
 生馬馬生人耳曰繁氣而生人雖至貴
 二五之妙微而漸著轉而愈靈人雖至
 不應於海濱空寂之處忽然而生如宋
 之臆說者未免有所假借借則不借於
 而誰借乎史臣謂元之始祖胎於狼鹿
 其一徵蓋造化之始人生物而至於人
 靈秀備矣若馬齒人參則不過庶草中

之一又反入造化到此便了直是無所歸宿觀
 人又分明說造化機到一句是人參反入於機可
 乎分自以形相禪相生住死了不相消假借而
 生徑造機中所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其反
 入大造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正見人
 下復曰萬本同發一氣一生長歸復皆出自然因
 與萬物本同發一氣一生長歸復皆出自然因
 指觸體等閒哉此一長歸復皆出自然因
 乎樂乎何容心哉此一長歸復皆出自然因
 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自化可也方壺外
 至樂活身此義而作亂辭自化可也方壺外
 匪我思存無達命不哀真
 大累有生無復何慮
 命有所有成
 捷蓬一指觸
 出蓬一指觸

以苦為樂
 觀化奚惡
 形有所適
 魚不陸生
 歡乎養乎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終

澹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寂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外篇達生第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愈
譬愈精做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
氏疏不能盡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

去聲下同

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

其去不能止悲夫

音符下同

世之人以為養形足

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

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

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

正平正平則與彼更

平聲

生更生則幾矣事奚

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

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
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形精不虧是謂
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去天

情實也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夫人莫不
知生之當養而一有狗物之心非養也故
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竟
不務其無以爲者以爲養夫人莫不知命
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
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
可柰何者以倖免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
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天
折則生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
有生生物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

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造化便死他不得
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
奚足棄而生意奚不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
答云棄事則形不勞恐其精故遺其生也
也遺生則老子精所謂虧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
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精不虧耳常
地之寧是以長久之不復矣形全而精不虧
清常寧是形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
者也今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
聚而成人形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體而虧
無始多人雖曰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體而虧
體者多雖曰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體而虧
精不虧人乃能入而無出有而能生變故化喻
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

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猶儒言贊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段所論甚有至理不得草草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珍悉蹈徒反報

反

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

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音智巧果敢

之列

音例

居予語

去聲

女

音汝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

物也物何以相遠夫

音符下同

奚足以至乎先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音得而止焉。彼得處上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

貌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
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此故惟純氣之
之先造物之始烝正在於此有入無之妙
守者乃能以真攝真而何能至是乎哉夫
用若色象而已則又無所化者得而窮
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謂無聲無臭
之則孰得而禦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
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
所守守此而已守之之道惟處身乎不淫
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乎萬物之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
之所謂造而己淫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常藏此神於淵默
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
之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
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

故曰遊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虛
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
德所以通於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
之無所由以造者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
神無所卻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
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符音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
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
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選音悟物
而不懼音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
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骨節
與人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
人醉矣。彼時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
懼。不入乎胸中。是故雖選於物。而不懼。以
神全。故氣全。氣全。故神全。於酒者。尚然。而
箇虛靜恬淡寂寞。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
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
也。氣也。

復讎者。不折鎔。

莫音

干雖有忤。

反之鼓

心者。不怨。

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
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乃殺人人乎。操乃者殺人乎。復讎不在人而不在物也。忤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人言此者。見無心者之無心。取忤於世也。使人有人皆如鏢干。飄瓦之無心。則天無心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脩道者知天無心。自然之妙也。是虛靜恬淡。明其自然而開之天。天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之者。德生。開人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爲之害。天以此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得此理以爲生而吾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此

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返於真乎此亦
自上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
一段為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疴

音偃僂者承蜩

音條

猶掇

反丁活

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

有道邪

音耶

曰

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

反劣彼

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

反側其

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

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吾處

上聲

身也若擻

音掘

株

誅音

拘吾執臂也若槁

反苦老

木之枝雖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病僂曲背人也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取也累彈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外體欲直內志欲寧身如擽株之拘臂如槁木之枝一心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彼其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走

總之凝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
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近於道
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疴僂
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平聲下同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音耶曰可

善游者數音朔下同能若乃夫音符下同没人則未嘗

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

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

舟之覆

芳服反下同

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

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烏音

往而不暇以瓦注

之

反

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

昏音其巧

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游
浮於上也沒汨汨於下也游人猶知有水但
與之相忘耳汨汨人則不見有水如處平陸
故汨汨人不待見舟便自能操猶云不習無
不利也注射而入乎舍言利害不入乎心暇
閑也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也殢與潛同
矜者憐惜之意有所矜憚則志分矣故
重外者內拙言拙於用也與巧字對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

音脈學生

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

平聲拔簞

似歲反

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

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

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

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

音善

豹者巖居

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

高門縣

音薄也

無不悉也行年四十而有內

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

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

者若得其名必極

拔簪者拔連茹之草以爲簪謙言已不過
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
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
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
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
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

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
故引二子以爲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
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
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爲律令無入而
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出而陽則有見於
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出而陽則有見於
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之道卷舒無
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中中央柴者無
之義出無心於出也入無心於入也中亦
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爲
至人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極之言至
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問
閭之小
戶也

夫音符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音乎人之所
取畏者衽而甚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
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
懷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
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說音彘直例反曰汝

奚惡去聲死吾將三月音犧患汝十日戒三日齋

齋音藉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四十五 光武皇帝本紀第五

為之乎為去聲下同彘謀曰不如食音嗣糠糟而

錯音措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

尊死得於豚音篆楯音食準反之上聚儻力主反之中

則為字如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

異彘者何也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寘也豚楯案之有縷文者聚儻筐筥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豚楯之上寘之聚儻之中亦其心焉統上二喻皆以為物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詰得甚軟

美令人有
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諛音熙詒

音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

則自傷鬼惡音烏能傷公夫音符忿瀦音旭之氣散

而不反則為不足上上聲下同而不下則使人善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

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

竈有髻

音詰

戶內之煩壤雷霆處

上聲下同

之東北

方之下者倍

音裴

阿鮭

二音鮭鞋

鰈

音鰈

躍之西北方

之下者則決

音逸

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萃

音臻

山有夔野有彷徨

音皇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

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

去聲

聞雷車之

聲則捧

反芳勇

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輓音軫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

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談詒倦怠失魂之貌忿湍鬱結也沈水汚
也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履髻雷霆皆
鬼名也倍阿鮭蠶東北下方之鬼名洪陽
西北方幽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又至陰
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又至陰
之氣瀰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
戶隅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
者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
皆有形狀髻狀如美女而衣赤衣倍阿狀
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帟大冠帶劍持戟
洪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小兒黑色赤爪
大耳長臂率狀如狗而角文身五采夔
狀如鼓而一足徬皇如蛇兩頭而文五采
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

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輒然而笑。瞿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此言。卷併吞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崇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矣。又按桓公。萬乘之君。田而見鬼。其心真有不釋然。者。故諛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急。為解之。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多說箇在。在處。一處。皆有鬼物。猛將他心。中所至。願者。微以一句。挑動。白見之者。殆乎霸於。是。桓公。便與坐談。不動。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箇意思。分明。迎合。桓公。與他發箇。先。兆。語。以。誑。一。肝膽。相照。見。非。真。見。兆。非。真。兆。特。欲。鼓。舞。一。時。之。相。照。見。非。真。見。兆。非。真。兆。特。欲。之。功。成。此。一。語。外。史。看。莊。子。到。此。亦。發。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識。見。

紀消音子爲去聲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

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應嚮景音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

走矣

此亦凝神守氣之喻已乎言已可用乎虛
憍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鬪也猶應響影
未見而尋鬪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鬪而欲
鬪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

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
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凝神守氣中來
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
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累五養
鷄而至於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
嘗觀佛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
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
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
若還生摘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
道之佩韋者
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玄水三十仞流沫音未四十

里黿音元鼉音徒多魚鼈音必滅之所不能游也見

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
音傍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
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
故長上聲下同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胡忽反
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之所以蹈
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

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汨人操舟之喻頗同苦病苦也並流沿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為齊水之涌出者為汨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以己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為鐻

音據

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

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

呼報反

氣也必齊

音齊下同

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

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

音餘巧拙齊

七日輒

丁協反

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

也無公朝

音潮

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

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音現鑿然後加手

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

其是與

音餘

鑿鍾鼓之縣兩端多有刻縷驚若鬼神者
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蓋工人亦知疑神

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待五日七
日墮其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
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
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
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
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
上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

音現下同

莊公進退中

去聲下同

繩左

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
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
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

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
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
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
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
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稷雖善
御而以百鉤責馬可乎故敗
工倭音垂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反之實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
聖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倭制器不用規
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
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

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
但一而不可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
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
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
不化故一心而不可桎者乃能入妙看莊
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為奧旨
忘足履反九住之適也忘要音腰帶之適也知忘
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
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
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
之相適則自忘矣故履適則忘足帶適則

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
時義大矣然而有所適者斯則忘適也
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此是學問進
忘適之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此是徑庭何者
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順者未必適
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
於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無所不適矣此
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
適與忘自形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
久自忘忘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
物不忘忘方
為妙耳

有孫休者踵

反章勇

門而詫

反敕駕

子扁

反符殄

慶

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去不見謂不

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

音賓

於鄉

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

音鳥下同

遇此

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

音符下同

至人之自行

邪

音耶下同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音符下同

茫然彷徨

音循皇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

恃長

音上聲

而不宰今汝飾知

音智

以驚愚修身以

明汚

音鳥

昭昭乎若揭

其列反

日月而行也汝得

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苦弔反

無中道夭於聾盲

跛

彼我反

蹇

紀偃反

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
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
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
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
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
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
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

悅音去之爲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音洛下同

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

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

浮之江湖食音嗣之以委蛇音威移則平陸而已

矣今休歎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

譬之若載音今以車馬樂音晏以鍾鼓也彼

又惡能無驚乎哉

詫謂以異事告於子扁賓擯棄也忘其所
膽遺其耳目墮支黜聽之意塵垢之外虛

境也。無事之業。寂寞無爲之道。恃長而不宰。雖爲而爲之。以不惑。而。來。言。彼。固。懷。惑。而。來。非。先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孔也。啓。開。也。言。所。見。者。小。也。鼯借小。物。以。鄙。之。方。壺。外。史。說。是此義。而。作。亂。辭。

達生之情莫如棄世形全精復反以相天不如忤物道可學斯操舟若神隨鞭其後

三才圖會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無出而陽
人自爲謀
雄走木鷄
靈臺勿桎
至德之行

畏途孔邇
異虬者何
削鑿有術
馬力難窮

衽席干戈
霸愈澤鬼
蹈水無私
忘適之適

外篇山木第二十

寂字集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已順時而去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

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

本作莊

子出於山

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

市主反

子殺鴈而

烹

普彭反

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

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上聲下同莊

子笑曰周將處夫音符下同材與不材之間材與

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

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音于無訾音紫一龍一

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

量音亮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

胡可得而累邪

音耶

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

夫萬物之貴

諸本作情

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

成則毀廉則挫

子臥反

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

之其唯道德之鄉

音向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內篇人間世參看
此言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
此木鴈無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
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
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
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

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
有心也。無心則無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
游者，則不然而無肯專為。何？以我則大
化而無。安有分？別同我，則譽異。我則些，是
人不知妄有道德，因見不以立人。我尚不
非蜂起而道不起。意見於些，故曰：無譽，無
而浮游者，不起。何？有於些，則蛇耳。不譽，無
孰為可譽也？而何？有於些，則蛇耳。不譽，無
今人但知譽也。而何？有於些，則蛇耳。不譽，無
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
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
孰常在？下乎？如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
自和。其光相與。斯世斯民，同遊於混沌之
天而未有始。有吟故曰：遊乎萬物。
之祖。祖則有所謂無名之始。又始焉。累於
於物者，既不自物於物矣。又馬累於物哉？我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

上之世則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
已而賤物矣矣自以已身爲萬物之貴則貴
上而臨下矣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
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
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
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
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爲則功成是故有從
而虧之者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之者
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
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
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
哉悲夫弟之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
悼世道之難爲而欲其皈心於道德也

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去。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音符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音關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音耶吾願君

剗野

枯音

形

去

下上聲

皮

洒

洗音

心

去

欲

而

遊

於

無

人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箇隔靴搔痒說話
等閒在狐豹身上發出箇靜戒定學問可
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豹以皮毛
而致災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心去累
故願君剗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
淨其內而又不遊於無人之野然了然將
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下之大解脫無
過於此又何外慮之足患哉原莊老之
只於是勸人以皈心道德淨裸裸的赤洒
全然不勸人以世累為心便是聖人的有
不與國心或謂宗社為重如何教其他輕
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禍

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箇曾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民俗若此不知藏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無分別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

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
以終始。故可樂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
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一
切有爲法也。捐之又捐。則無爲矣。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

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音據無留居。以爲君車。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
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
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又爲孱弱之夫沉溺愛阿不即解脫者加
一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
尺竿頭回顧不得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饑
皆爲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
則出王游行坦然由之而無凝故曰無倨
傲爾形無留戀爾居則無糧之糧足矣此
君之私寡君之欲則無糧之糧足矣此
是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
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沂流窮源愈造則
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乎不測而遊於無
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廢盡譬彼遠行之
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行入於寥天
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爲隣尚何離索
之足患哉嘗謂莊子善體物情等閒發出

送行二句宛然離情別思
渭城朝雨之詞不是過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

見有於人也吾願去上聲君之累除君之憂而

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

船來觸舟雖有偏音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

其上則呼張歛音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

於是三呼邪音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

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

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事大以弱
事強因勸之去國而舉讓國者以見例大
莫即廣莫如上去國語意既足又將虛已遊世
立譬作結虛已游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
知此則所言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真
是去人不遠魯君真可策勵而行之

北宮奢為

去聲衛靈公賦歛

去聲以為鐘為壇

但丹

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音王

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
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

吐東乎。其無識儻反救蕩乎。其怠疑萃反在醉乎。

芒反莫郎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

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故朝夕

賦歛而毫毛不挫子卧而况有大塗者乎。

斂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

也。廼三月而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

子見疑以爲將設何術蓋恐藏仁以要人

如所謂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

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

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

此彫琢之術生於其心則害於其政吾將

其事則害於其政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

而求以復歸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識也
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芒乎萃乎來者勿
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
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
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而
任物之自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
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
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
而况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音公任

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去聲死曰然任

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𦔁𦔁音紛𦔁𦔁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

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

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音杭列不斥音尺而

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飾知音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

昭昭乎如揭其列反。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

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許規

反。名成者虧，孰能去上聲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聲上純純常常。

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

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

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去聲裘

褐戶反。食序音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抗音鳥獸不惡去聲。而況人乎。

意怠玄鳥也。紛紛猥猥不能奮飛之貌。引

援迫脅逐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

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矜弋

加之。而卒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

以才自見鮮不自貽其感者去功與名而
還與衆人還推以自與道人如不是則有而不
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而巳未嘗自古而今晝
夜逝者如斯默以以運之而已道者自明其
爲道此處則幾矣得妙也體道者居得行
而不知功名處自見伐之行意純志一而行
即也以功名名則幾矣得妙也體道者居得行
常也言純者同一見心而平其純行與猖狂不
知所執無轍環之迹也乃比於狂者不事王侯
遊說之行也如求備於人不聞達不功侯門
萬世立名無所求備於人不聞達不功侯門
備善責之名此至人之行無聞求故聞達不功
迹者之所爲也至人求備於人不聞達不功
聞爲喜哉於夫辭其聞也游去抑弟子以
而逃之澤之不華盲目之文而其衣裘

山才二一
百五十九
褐不珍爽口之味而食杼粟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羣一味虛已之心與列子食豕食如人食者意同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況於人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重言孔子而借以喻道之詞若夫子真不肯逃大澤而羣鳥獸者

孔子問子桑雽

音戶

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音餘下同

子桑雽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

負赤子而趨或曰爲

去聲下同

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音符下同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音員書。弟子無挹音揖於前，其慶

益加進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
回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
市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璧
爲累則赤子之累多於千金璧今而捐璧
子蓋以天合者難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
也當其迫窮禍害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
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
以相依者要皆一時醴交利合之徒是以
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
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復何恠乎親交
之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於是絕學
捐書澹然而去其汗漫之交不復與弟子
爲揖讓於其前虛文去則真意流便是其
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宜乎感以無心而

愛益加進也

異日桑雥又曰舜之將死真冷音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冷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命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者不敢高坑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莊子衣

去聲

大布而補之正縻

音縻

係履而過

音戈

魏王

魏王曰何先生之僊

音敗

邪

音耶下同

莊子曰

貧也

非僊也

士有道德不能行僊也衣弊履

穿貧也

非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

夫

音符下同

騰猿乎其得柟

音南

梓豫章也攬

音歷敢反

蔓

音萬

其枝而王

去聲

長

上聲

其間雖羿

音詣

逢

音蓬

蒙

不能

音面

眄

音詣

也

及其得柘

音章夜反

棘

音幾入聲

枳

音紙

枸

音矩

之間也

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

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上聲下同勢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去聲之間而欲無憊

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音現剖心徵也夫

大布粗布也正縻結帶也履弊而加以繩

縛故曰繫履憊病困也言衣弊履穿直貧

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

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

欲其無憊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攬蔓

者攬其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

長言精神雄壯也柘棘枳枸木之有刺者

言猿得勢則騰驤失便則拘急士之遭際

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語其憊甚則比干

剖心其徵也夫言比干舉重以該輕也

二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_老苦

_反

木右擊槁枝而歌焮

_{必遙反}

氏之風有其具

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

_{力兮反}

然有當

_{去聲}

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

_{音目旋}

目

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_{去聲下同}

大也愛已

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

_{去聲}

無受人益難

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

_{音符}

今之歌者

其誰乎

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
曰無數犁開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
瞠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
也言推已而或至於大則推已者過矣愛
已而或至於哀則愛已者過矣於是為發
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
之誰誰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
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徵求
到底將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
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

去聲仲尼曰飢渴寒暑

窮桎

反之實

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

反息列

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

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
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
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
曰鳥莫知音智於鵲音鵲而音意目之所不宜處不
給視雖落其食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音習
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
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市戰反之者焉音烟
下同

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音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又借顏回發問。逐句而晰其蒙。何謂天損。饑渴寒暑窮極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造。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直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

也無鵲神間所鵲鳥之竊爲羨不所不爵
一受人鵲德之難鵲即所已而也竊於謂利知祿
氣人存好堂食之意以而吾者寄也非此竝
相益身生上蓋實怠自擊安幾之苟已外至
禪難之故托以則也處者者取之希物爲也
終何知也諸人間之棄之雖不鳥矣以哉多盜
始謂無而人神堂以上社稷之反襲諸人口
無窮始而反不祈人稷之之神居焉
而萬非卒蓋卒即莫不始
化卒即莫不始

由之故或益之而損之而益莫知其
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終是故不
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
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巳耳何謂
天一蓋人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
故曰有人無事天者以爲之主宰故
有居無事天者以爲之主宰故曰有
也有人有人有天猶所謂立人之道
云爾有性分上也而有以爲人而加
哉只在性分上也而有以爲人而加
自化往來至於聖人而滅天以故而
故聖人不能以事畢矣逝者即逝者
而聖人之能事畢矣逝者即逝者
乃造物之所能爲卒始者體其逝則
非天何天之非人而自始者體其逝
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二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音煩觀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類息蕩反而集

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

觀褰起虔反裳躩九縛反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

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音堂螂音郎執翳於計反而

搏音博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

而忘其真莊周怵敕律反然曰噫物固相累二

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音歲之莊

周反入三月不庭蘭

反力信

且音疽從而問之夫

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
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
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
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
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
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而忘
其形螳螂之忘也異鵲從利而忘感
人之顙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

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
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爲累物忘真
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
今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
不庭以寓閉閣。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
告之曰。吾爲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
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誅。且聞之
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
物忘身。違俗犯禁。自取戮辱。亦
固宜焉耳。三月不庭。蓋言悔也。
感顙謂平顙而過殷大也。
翳娘之斧也。誅罵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其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上聲自賢之行去聲安往而不慶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呼逆旅小子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既又為美者謀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安往而不慶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亂曰小子識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

將欲全生
道德一蛇
洒心去欲
涉江浮海
虛已不以
毫毛挫游
無責於人
天屬斯親
而甘如醴
宣不求文
時不與行
無受天損
無始非卒
正以待之
虞人以戮

木鴈無憑
無譽無訾
與時俱化
無人之野
乘彼虛舟
侗乎無識
朝夕賦而
捐勢削迹
捐璧負子
形莫若緣
奚以待物
騰猿失便
無受人益
聖人晏然
與時偕行
何美何惡

祈免乎累
浮游上下
刻形去皮
建德之國
無車無糧
儻乎其怠
辭其交游
鳥獸可羣
無以利合
情莫若率
士有道德
莫逞其能
何人非天
體逝而終
栗林忘身
去其自賢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寂字集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
好與內篇大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

音朔下同

稱谿

音溪

工文

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音耶下同

子方曰非也無擇

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去聲

故無擇稱之文侯曰

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

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綠而

卷之二十一 自述

葆音保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

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

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去聲之曰遠

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音智之言仁義之

行去聲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

動口鉗其炎反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孟

耳夫音符魏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其
為人也真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

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葆
真虛靜以養真也。清者或不足於容物而
彼則能容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容以
悟之而彼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
蓋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
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儻然
自失。解形鉗口。深愧所學之粗淺。蓋欲師
其全德而割其形皮。直以勢分之榮為身
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解形鉗口。寫出儻然
自失之意。甚真切。莊子善體物情類如此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音祈見

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

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

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音耶下同曰吾固告子矣

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

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七容反容一若龍

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音導我也似父是

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

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

夫

音符

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文章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歎耳自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待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

丑郎反

若

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

音耶

曰夫子步步亦步

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
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
信不比去聲而周。無器而民蹈吐刀反乎前而不
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音烏可不察與。音餘
夫音符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
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
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

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
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
其所終薰許云反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
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音汝下同交一臂而
失之可不哀與音餘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
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
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步趨馳皆就馬而喻夫子步亦步是夫子
 言而回亦嘗言也夫大可爲也夫言道而回
 亦嘗辯道也然亦馳是夫乎言不可爲也夫
 亦嘗言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言夫子
 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言夫子
 不言而信不比然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其前
 不知其所以爲然也而不比而言而信者不
 期於人信而人親之也無器而民蹈乎其前
 於人親而人信之也無器而民蹈乎其前
 者無名與位而民自歸之也此夫子之神
 化也而回不知其所以然故瞠若乎其後
 瞠若謂直目而視也疾而自速不察與察
 乃聖人所存之神不疾而自速不察與察
 至者故夫子急爲提醒曰惡可不察與察
 謂密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之
 有日曉出於東暮落於西而凡有目有趾

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存謂
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
亦然。故萬物莫不有待也。而
生待謂待箇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
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爲軀殼。
所累不能化以待盡。損之又損。以返於虛。
感物而動。牯之反覆。晝夜無隙。而將不知
其所以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
規乎其前立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
乎前立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
哲皆能不亡。所以待以生之。物行止也。前
父迷失。真宗日。夜無隙。可以濱於死。是終
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誠可以哀矣。此哀莫大
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猶
言對面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待以
生之物。且汝殆欲著乎。吾之臂。即指有待
乎。

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義所以著又
 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於日用之
 間而其所以然者則虛無之盡有不可以
 色相形聲求者故彼已盡矣汝惟不知化
 以待盡固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肆者市馬之地唐者無壁之屋求馬於肆
 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
 如上有之言亦言辯亦辯言道道亦言道
 可以求我者宜乎瞠若於絕塵之後而不
 可以追也且吾嘗語女墮其肢體黜其聰
 汝亦嘗拳拳而服膺矣是吾服汝也甚忘
 而汝服吾也亦甚忘之與求有也則忘
 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狗生執有說著
 忘字便茫無着脚反起虛無之嘆雖然忘
 亦何患雖忘乎故吾而而吾自忘者即吾
 蓋故吾即求有之吾而而不忘者即吾所
 待

以生之
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熱

乃牒反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音現曰

丘也眩。音玄遍與。音余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

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音去人而立於獨也。老

聃曰。吾游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音耶曰。心

困焉而不能知。口辟。音必亦焉而不能言。嘗為

去聲。女。音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

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
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
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
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
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熱者不動之貌。似非人。嗒然似喪。其耦也。
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如。
此。嘗爲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義。
謙詞也。言未始有物之初。渾茫一氣耳。氣。
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爲其根。故至。
陰。肅肅而肅肅者。出乎天。至陽。赫赫而赫。

赫者發乎地陽生陰降兩者交通成和而
萬物生焉其或有為之紀者乎而吾不見
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
之表者雖則不可見而其消息盈虛之運
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為
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為之宗乎是
即指為之紀者宗即
內篇所謂大宗師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

下音符得是至美

至樂也音洛下同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

聲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字如少變而不失其

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
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
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
能滑。古沒反而況得喪去聲禍福之所介音界乎？棄
隸理去聲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
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
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數無
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者自在。

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
不入乎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
者。也。得其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
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變代不
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以累
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況得。失。禍。福。之。介
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
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
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
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者。解。此。而。已
解。此。則。得。至。美。而。游。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至言以

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符音

水之於沟音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去聲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許西反與。音微夫子之發吾覆否去聲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說音脫

此種學問。無脩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一段。蓋天地之德。無為自然而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洊之。而自潤。是何假於脩習。而能之哉。故

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不能離。言能物也。或問。不脩之義。曰。不脩。乃所以為真脩也。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齊墮而支體黜。而聰明又何脩之。有哉。醯鷄醋中。蟻蠓發覆。謂啟幕。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

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去聲圜。音圓冠。

者。知天時。履句。音矩屨。反者。知地形。緩佩玦。

反古穴。者。事至而斷。丁亂反君子有其道者。未必

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一丈夫。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上聲牛而牛肥使

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

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

受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

後至者僮僮音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

使人視之則解衣槃音薄音傍各羸力果反君曰

可矣是真畫者也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已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

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
不得以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死生
不入於其心則指父頑母嚚常欲殺舜而
言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儻儻
舒閒之貌槃礴箕踞也羸與裸同蓋善畫
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元君占而善之可
謂知畫者矣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疑作鉤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音燭諸大

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音乘駁

邦角反

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

幾乎民有瘳

赦留反

乎諸大夫蹇

子六反

然曰先

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

政典法無更

平聲

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

則列士壤

音恠下同

植散羣長

上聲下同

官者不成德

皦音斛不敢入於四竟

音境下同

列士壤植散羣

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黷斛不
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
以爲大音泰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
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

臧丈人大公望也一連下六釣字文亦奇
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特其
釣而以釣爲有事者也常如此持竿自
適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命之
也瘳治也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不可
更生他疑也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

出無專令也。壞植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
成德，不居功也。黜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
黜與庾同。太公之政如此，信乎足以及天
下矣。然而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大
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
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音耶又何以

夢為乎？仲尼曰：「默。」音汝女無言夫。音符文王盡之

也，而又何論刺？反七賜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回之問亦足矣。至人無夢，况有心為夢耶？
夫子於此有難於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
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蓋
循情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不敢以

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爲

去聲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

其肘

反竹九

上發之適矢復沓

聲覃入

方矢復寓

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

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逡

反七旬

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

下音符

至人者

上闕

青天

下潛

蓄泉

揮斥

八極

神氣

不變

今女

汝音

怵然

有恂

音荀目之志

爾於中

也

殆矣夫

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
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
矢復寓於弦上如復搭搭者如神而徐觀其
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捷如神而謂射之
射矢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巧用而不
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
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
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却。不
受用。即為死生有變。於已所不能勝人。故
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觀之。

伯昏無人之登高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
逡巡其背一分躡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
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烏能
若而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闕青天潛黃泉
揮而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
中則有養焉耳嘗觀虛弱之氣人夜則夢
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學之淺深若乃
猿舞之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
此輩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
便成絕技此箇慣習亦是他處却又不能
所處存氣在偏術小若移之他處射却同
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之定
也豈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許音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
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
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
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乎其在彼邪音耶下同止乎我在我邪止乎彼方
將躊躇直留反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

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

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刻君業反伏戲音義黃帝

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音泰山而無介音界入乎淵

泉而不濡處上聲卑細而不備音敗充滿天地既

以與人已愈有

栩栩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
道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
我而又審其輕重兩在之權若果重在令
尹則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

兩不相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爲之躊躇。
爲之四顧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
貴。不可得而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
賤哉。旣以與人已愈。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亾者三
凡。君曰：『凡之亾也。不足以喪。』去聲吾存夫。符音凡
之亾。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亾。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
雖亾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
言也。由是觀之。凡亾。不足以喪。存。楚未亾
寧足以存。存乎。凡固未嘗亾。而楚固未嘗

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
奚益明乎內外輕重之辯者當不以身外
之物為欣戚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作亂
辭逝矣順子
目擊道存
故吾可忘
敦兮若朴
肅肅者陰
生此百昌
且也非是
奚假言說
夫子發覆
無人心得
丈人持釣
伯昏履危

虛緣葆真
回也步趨
無死其心
得此大常
赫赫者陽
莫見其形
孰為之宗
無為自然
號魯一人
畫史解衣
文王得師
神用者王

至哉溫伯
夫子絕塵
眇遊物初
洵美且樂
交通成和
莫知所窮
至德不修
天地日月
百里飯牛
宋君善之
禦寇引矢
小技安施

得令匪榮
任彼來去

失凡奚惡

審其存亡

E

1911

1911

1911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寂字集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絕名相混冥晦昧
迫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爲有
縈從此悟入則大乘法
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

音紛

之丘而適遭

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上聲下同何服則安道何從
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
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

苦穴

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狂屈曰。唉。

反鳥來

予知之。將語。去聲若中欲言。

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

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

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

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音邪黃帝曰。

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

也。夫。音符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

謂予知却之欲言而忘其所道以言此一答雖
 若近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道斷猶已為引犬
 上帝曰彼真無為而不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者
 必為真矣而無為謂真者正所屈似之我與黃
 帝曰彼真無為謂真者正所屈似之我與黃
 終不近也所行老子之言教以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莊子故聖人以為不言三言之以知者
 明是莊子故聖人以為不言三言之以知者
 此種不言的學問要透天機談盡玄妙即
 差商確即垂又使說禪家往來意以此勘人
 耳根入者終無受用是西人來之路斷人臨
 一擊粉碎有問如棒直是絕人之路斷人臨
 濟之徒非喝即棒直是絕人之路斷人臨
 道使人迷悶莫前久之各脫却草履頭頂
 南泉斬猫舉似趙州趙州脫却草履頭頂

而出南泉却說使趙州當機恰教得此猶
在。於此薦得方知聖人行不言之教者其
旨深。其意遠。等閒不得。
拈示直令自悟可也。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
相。去。聲。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
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其易。以鼓反也。其唯大人乎。

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無爲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仁義。仁猶近也。爲之。可也。禮則相。則過於分別。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助。爲僞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爲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己矣。奚取於是以而爲之也。故曰。爲道者。今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道德幾矣。今已樸散。而爲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生死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

貴一

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生，死莫不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生而不知其孰，孰是？其氣之聚散，爲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茫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網緼，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喻如漚

因浪發冰自寒凝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死
之爲一氣耳則任其陶冶夫復何患今人
但以生爲神奇也而美之死爲臭腐也而
惡之非也豈知神奇化爲臭腐臭腐復
爲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歆何
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
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
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
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
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
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
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
黃帝爲知言

此卽首章之說義
更明白無勞箋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音然然而萬物自古以

固存

凡有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
言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
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
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
性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爲而常自然也聖
人成妙用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
而天地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
天地而物生死萬變方圓異象莫有知其
化之見神奇化爲臭腐復化神奇翩然
者但見神奇化爲臭腐復化神奇翩然
然萬物而無物之不自古固存而無時
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

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
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漠
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無所容吾
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何
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
不言之教成無爲之化者觀此而已淵乎
哉微

六合爲巨未離去聲其内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音昏然若亾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

物畜反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

矣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
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
毫為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其此。則
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後不己。造化得此。則
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後不愆。惛然若此。也
而寔存。油然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也
畜自養。自育。而不知。誰之知。矣。聖人以觀之。
則天之所以為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觀之。
而行之。不言。之。教。成。無
為之化也。有以哉。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
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

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反紅焉如新生之

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

音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

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

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

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

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

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

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焉如新生之

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

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
如此。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
疑問。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內守不覺相對。
而睡眠。此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
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
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
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也。彼
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
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符音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
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

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
知所往。處上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
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音耶

委積聚也。夫人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有
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
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
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
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
委順。形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
天地之委蛻。其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
之。其飲食也。孰味之。天地之疆陽氣也。疆

陽即健動之義。天地所以之而生。物者。夫舉
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
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道耶。蓋知身。非
我有。則貪着此身。以為有。常有。者。妄矣。知
非我。有。則執着此身。以為有。得有。者。妄矣。
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
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

於諫反

問

音閑

敢問至

道。老聃曰。汝齊

音齋

戒。䟽瀹

音藥

而心澡

音早

雪而

精神。培

普口反

擊而

知音

知

音符

道。宵

鳥反

然。

難言哉。將為

去聲

汝言其崖略。

夫昭昭

生於冥

難言

難言哉。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

苦弔反

者。胎生八竅

者。卵

力管反

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

四達之皇皇也。邀

古堯反

於此者。四枝彊思

去聲

慮。恂

音荀

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

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

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餘音

疏濬而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培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奧之義。崖

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
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
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
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
日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
况於人乎。信乎其不可邀而得之也。
且夫音符下同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
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
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平聲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
之道。彼其外與。音餘下同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此其道與

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
知以故聖人斷之鑒也聞見之多理之障
也妙不在辯博一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
道之冥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歸
已雖則冥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歸
萬有也舉世損益之而為之損益入而
於無也舉世損益之而為之損益入而
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此終不虛
也之言其淵乎若海言其道莫測也魏
復始言其無端也為之運量則造化幾
物不得君以成輔相以成物曲之者無
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者無
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與若夫資之
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
以外也

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上聲於天地之間。直

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音陰醺音意

物也。雖有壽夭。聲上聲相去幾上聲何須臾之說也。

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二五陶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而已。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

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暗醺者。然故曰。生者暗醺。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年。直湏臾耳。何足是。堯非桀。曉曉焉於湏臾之頃乎。蓋堯桀終有是非。游心物初者。直且與之相忘。忘耳。

果。力。果。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蓂。言果蓂之物雖微。而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隙忽然而已

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茲比倫然其所
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茲之
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
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者如
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
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常苦
節以爲貞蓋亦順其自然過矣而化未常
人爲之私常人多矣貪着其自然而不加
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
調和善處爲之而者以爲者也蓋知其自
應之則無心爲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
而一所以無心處之則雖爲之而無以爲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此
世出世法莫不繇此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弢音韜墮音墮其天裘陳筆反紛乎宛乎塊魄
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邵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
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漻然
入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
死其死也則為生物所哀其在人也則為
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
也其在彼則以為解其天弢而墮其天裘
爾囊弓曰弢囊衣曰裘蓋人之有軀殼如
物之有弢裘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

所累解而墮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
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焉耳天下有歸而
不樂者乎而我噉噉然
從而號之何為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
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
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
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
身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
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
故幻滅亦滅幻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

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
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
量猶爲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遇
而後見猶有二也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
辯辯不見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默焉塞
焉默去見聞辯說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音烏乎在莊子

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

蝼音樓蟻音魚曰何其下邪音耶曰在稊音大西

稗音蒲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甃音步曰何

其愈甚邪曰在屎溺音弔東郭子不應莊

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

市履絺音也每下愈况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於高遠則非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答之欲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於正獲之問監市乎履絺愈下則比况愈明絺大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蓋絺之肥瘠蹴其臀則自可知臀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偏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間音閑乎寒

遼音遼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

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

皇音皇乎馮音憑閼音宏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
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
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
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

咸三子却與糟粕異其指一而巳矣終日說玄說
妙却與其問問道言與問皆非道也將更
道子以其一問問道言與問皆非道也將更
與子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
論無所終窮者意
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
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知其來時也適
實無所往矣其有去來而不知其來而止蓋
則湛然常往矣其有去來而不知其來而止蓋
去順也安其時處其有去來而不知其來而止蓋
一有所止則知其去處其有去來而不知其來而止蓋
知去皆為貪着而去非自自然故吾已知來而止蓋
而不知究竟何似則自然故吾已知來而止蓋
以無往為自自然何似則自然故吾已知來而止蓋
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於閒曠之野入
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

蓋如此大知
猶言大道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去聲。下。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

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意蓋指

此

阿荷

阿音荷

甘與

神農

同學

於老龍

吉神

農隱

几

擁

聲

去

上

車

麥

上

聲

下

同

几

闔

反

臘

戶

晝

瞑

音

阿荷

甘日

中

麥

上

車

聲

戶

而

入

曰

老龍

死矣

神農

隱

几

擁

聲

去

上

杖

而

入

而

起

曝

音

剥

然

放

杖

而

笑

曰

天

知

予

僻

反

亦

慢

武

半

訑

音

誕

故

棄

予

而

死

已

矣

夫

子

無

所

予

之

狂

言

而

死

矣

夫

音

符

弇

音

埒

音

弇

埒

音

口上

音

音

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聲上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妄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秋毫之端萬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卽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默默收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無聲。

若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
冥豈爲道耶蓋道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
可名
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孰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言，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音泰下同初是以不
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此段亦自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
不知矣既又問於無窮無窮以不知知
是矣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
為知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
陳皆外也而非內則淺之乎
其言道矣大而抵道不可言言言之則
可聞聞之則非道道不可見見之則非
可形形之則非道道不可名名之則非
可問問之則非道道不可故無
始重重掃淨直到不知地而後始為究
竟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
日月凌崑崙山而遊乎太虛以喻無內
而待

問窮者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
不得聞而孰視其狀貌窅反烏了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博音之而不得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
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
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爲有及其爲無所
有則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

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

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

佛語所謂如剝

大馬之捶之

睡

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大馬曰子巧與

音餘下同

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

之年二十而好

去聲

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

察也是用之者

假不用者也

以長得其用而

况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

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者以爲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况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

音耶下同

仲

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

音現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

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

昧然也。且又爲去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爲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冉求驟然以是爲問。蓋有難於爲言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爲証。欲冉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卽往日之古。未有有今而無古者。卽是而觀。有天地卽今也。未有天地卽古也。使其中而無古。則亦倣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而冉求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故。想其

一問之初略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
 夫子謂語其故。昔之昭然者。是汝初問之。
 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受教。神者受。
 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雲破月映。
 頂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
 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故為字去聲。道。
 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箇不神。最能。
 遮障。本體。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
 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
 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
 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復靜。便是。陽分對相待。
 而生。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便是。是古。今始。終。
 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是子。孫最。上。一。
 圈。空寂。無有。便是。是。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
 有。天。地。之。先。未。有。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

口上字上

じふ

聖人

!



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
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
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然無已者。亦乃取於
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死生事大。吾人真
實受用。正在於此。然湏要知得。適來時也。
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
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爲可求。益生厚生。裨
益於有常之外。不知滅爲幻。滅生亦幻。生
以生。生死終未離幻。唯知道者。以生死爲
且莫適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
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

大有觀空終不物生在本死知唯落滅
道意愛聖中始得耶變死體生而知於已
之必緣人之謂故化不在有不知道頑寂
所固故之有謂之物皆當生時滅者空滅
不我今愛物也先物屬更不吾生以淪爲
取亦輟人也夫天者後作當人事其於樂
轉無有天地非天生更則以知斷一
相已物地先物形想作當死之滅切
續者則間天自質此死順其所槁捐
不亦生之地物有之觀以待生知木棄
絕其生有者出先謂當死之以其灰爲
此性無物無者天順死之當然知無之
箇空已也生有地化之時生者蓋所是
聖之卽猶死生而此本體時以不處知
人中是人古有生此死體時以不處知
還漆而性今死之死體時以不處知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
涉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
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
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
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
中必有箇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

必有箇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莫多即此一不化者。此解外史以意測之。當得如此。諸解直是無謂。

稀韋氏之囿

又音

黃帝之圃

反布五

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

相璜

音齋

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

上聲

物不傷

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

能與人相將迎。

古之入若稀韋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學
皆能自成一家故曰國圃宮室與彼儒墨
之中抗顏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
是是非非互相溷濁何況今人不傷抑何
然乎故唯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不傷
物也故物亦不能傷而不傷者與物俱化
忘於是非非同異之辯而兩不相鑿也惟
所傷者然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
迎之以此謂將迎也無
山林與音餘下同皐壤與使我欣然而樂音洛下同
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
其去弗能止悲夫音符下同世人直為物逆旅耳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夫人遊乎山林阜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法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邈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可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

之遇而不知他日之遇但知今日之遇
遊之能樂而不知他日之無能者固不達於無
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之不能者固不達於無
不免也今務免夫為人之日之所不能者固不
得乎為計日拙為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庸可
至言不落於筌蹄至為日不牽於世故順其
自化聽其然必欲齊其知淺矣方壺外史
能養其所以作亂辭
說三篇已重宣此則為不而知亦知方壺外史
北遊三問無為者不貴焉知知知知知知知知
狂者似之教之聖人者不貴焉知知知知知知
不言之可為教之聖人者不貴焉知知知知知知
仁或可為教之聖人者不貴焉知知知知知知
損之又損為教之聖人者不貴焉知知知知知知
而歸於根奇孰知其死徒紀

孰知其死徒紀
一死氣所通
能生也
義則可
道不可
知者不
帝也弗
知者不
言近
氣所通
始朴
虧致
言近

油然聚散成理不說達觀於天彼何人哉
萬物皆往
辯不墜
解者不墜
論者不墜
以然光曜
每下愈窮
古無可求
所無則淺

生為徒大美不言被衣論道媒晦若昭
以彼昭昭
資焉不匱
須臾天壽
及此大歸
際之老龍
藏矣可喻
履有守斯
有守斯精
無有將迎
人固不免

吾復何患至人無為齧缺睡寐道非身有
生於冥冥
博不以知
奚以是非
形之非形
非即非離
何哉無內
捶鉤作程
未有天地
回也請遊
齊知所知

夕ニ迄ナ

月日終ナ

ナ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冥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
推本道德為老子一經之註疏此篇中有
苦心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
生緒言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
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為外
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

反烏罪

壘

反力罪

之山其臣之畫

獲音然

知

音智

者去之其妾之挈

反苦計

然仁者遠

聲去

之擁

勇於

反腫之與居鞅

聲央上

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

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

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

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音符下同

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

得而然哉大

本亦作天

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

丁魯反

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

音杓

之人邪

音耶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

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也挈然仁以度為仁者也蓋老聖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

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
猶治也一作大穰以爲歲登者近之洒然
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而
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
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爲君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然者大道生秋成
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
則無爲而常自自然故天地不尸居其功
自忘焉至人與道爲體故尸居環堵之室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百姓自猖狂焉不
所往不知所以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
無隅是廼所以爲道也今性之自然而無
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也畏壘是我
爲淺夫小欲有人負於師教是故以不能
若此吾愧有人負於師教是故以不能釋
然也我也民方知室化道大

俎豆字自尸祝中來
杓之人以喻褊淺

弟子曰不然夫

音符下同

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

旋音其體而鯢

反五兮

魴

音秋

爲之制步仞之丘陵

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

反魚竭

狐爲之祥且夫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

壘之民乎夫

字如

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

夫函

音含

車之獸介

音戒

而離

音去聲

山則不免于罔

罟

音古

之患吞

反救恩

舟之魚碣

反徒浪

而失水則

蟻

反魚綺

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夫

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反彌小

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

於辨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

莊筆反

數上聲米而炊昌垂反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

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乙音

任知音智則民相盜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音弑下同

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阮

音裴

吾

語去聲女汝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
祥妖孽也無所還無所隱言臣者不至也
喻如福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
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
之世蓋已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
人之治天下而猶必假於賢能况畏壘之
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
有所不能自已者先生盍亦聽之而胡以
不擇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喻深為譬說
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

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罟網羅之蕩
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
於高深者。物之遠也。況全其形。生
之。人而不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
利。天下則堯舜之事。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
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可
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
辨。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筭之
量。何示。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相。軋。
矣。任。知。則。民。皆。以。知。相。盜。矣。相。盜。則。天。下。民。之。相。軋。
相。盜。則。天。下。民。之。相。軋。矣。相。盜。則。天。下。民。之。相。軋。
大。亂。倡。天。下。民。之。相。軋。矣。相。盜。則。天。下。民。之。相。軋。
先。乎。利。在。天。下。民。之。相。軋。矣。相。盜。則。天。下。民。之。相。軋。
其。君。於。是。子。有。棄。父。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
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
正。畫。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

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世
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激亢
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粟暴寡強
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
矣

南榮趺

音疇趺

子六反

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

長

上聲

矣將惡

音烏

乎托業以及此言邪

音耶

庚

桑子曰全女

音汝下同

形抱女生無使女思慮營

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趺曰目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
之與形亦辟必亦反矣而物或聞去聲之邪欲相
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蜀音曰全女形抱女生勿
使女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蜀音越雞不能伏
鵠音力管反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
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

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趯庾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
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汝形者謂
體其受而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守其性而
離無使久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
鑿如以此積久而純乃幾於道故曰三年
後可以及此南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
晚乃復於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
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
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
之形與人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盲聾
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問耶欲相求而
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趯蓋不能無
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
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

者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化故
庚桑子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辭則已盡矣
爾之不能化也以吾鼓鑄之力微焉耳故
曰奔蜂不能化蠶蠶不能化蜂小蜂也霍蠋豆
間大青虫也蓋聞螺贏能祝螟蛉而化之
似其才力相當也奔蜂霍蠋祝螟蛉而化之
不伏鵠卵亦復如是子盍南見老子乎越雞
見我師庶乎目擊道存有不
言而自喻者矣

南榮趺羸

音盈糧

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

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

惟癸反

老子

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瞿然顧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
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
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音智下同乎人謂我朱疑
或或字或愚或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
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
而可此三言者趺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音接之間吾因以得女
音汝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去聲

父母揭

反其列

竿

干音

而求諸海也

女亾人哉

惘

惘乎

女欲反

女情性

而無由入

可憐哉

惘

惘

惘

惘

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

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蓋庾桑推尊

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

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

察其旨却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

顧其後忘吾答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身

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

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

人謂我愚任知則反爲身累以至絕仁則

恐至於害人絕義則反爲身累以至絕仁

可不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爲患不知絕聖

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
魁之芒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
而決爲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
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止。
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
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趺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聲。去其所惡，

去聲。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

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夫符外，獲者不可繁而捉，側角。將內捷，音。

內，獲者不可繆，莫侯。而捉將外捷，外內獲者。

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求其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熟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其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召求無可求而後始為純熟此段細密可召求無可求何責以十日此南榮繇之所謂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人內有所桎則謂之內外兩忘盡之矣則謂之外有韉韉者以皮束物而稱言人之貴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不能過而

不留則奪於攻取心受外韍而繁矣就此
憧憧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
內者已實故內捷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
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韍而繆
矣就此網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
涉於感外緣難斷故外捷而難解捉者尋
求之義捷者牢關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
霞外雜組必非食煙火者之所能道內外
韍者道德不能持言內外交韍則雖道德
有於身者尚不能以自持况遵道而行者
乎要知道德有於身則洒濯已
熟自無所韍此殆其設言耳

南榮趺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趺之聞大道譬

猶飲藥以加病也。尅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上聲諸
人而求諸已乎？能脩反始六然乎？能侗通音然乎？
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反而嗑益音，不嘔邁於
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掇藝音，共其德也。
終日視而目不瞬音，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威音而移音同其波，是

衛生之經已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猶未
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
十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炎者若再
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
病今不敢復進於佛經所謂願樂小法者不
法而已矣此正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
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乎二句即道德經所
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道德經所謂
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卜筮
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
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為奇善復為
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
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
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

諸已乎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能脩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之。子終日嗶而嗑不啜氣之和也。終日握而手不掇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專也。長哭曰嗶聲啞曰啜卷手曰握。撫手曰掇。目動曰瞬。一而不知分曰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言無心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隨順而無忤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外於此哉。

南榮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符音至人者相與交食。

乎地而交樂。洛音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嬰音
不相與為恠。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帝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譬則冰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查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上德不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

言則所謂安排而去
化乃入於寥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
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
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
來禍福無有惡音烏有人災也

然則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
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
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
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
乘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摸

亦繇之身分所易及者此
處林庸齋解皆不得其旨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以下皆莊子雜著字心字也泰定者泰然
而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
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
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
脩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
有恒人舍謂人之所歸舍訓曰止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

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

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
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能學則其學
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
不能辯則其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
所不能知蓋人知其所不能知則天也吾
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能知斯得為知
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至矣不即是者是逆
天也必為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
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為而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骨。成不可內。納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之爲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
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
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
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
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
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
臺者。有所持。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
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
主。則必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
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去聲業入而不

舍上聲每更平聲爲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耻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

乎幽間

音閑

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

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
疚獨行謂獨脩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音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

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音古人也

人見其跂音其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

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於虔反能容人不能

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
藏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券內者
內而券之中主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
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故曰券內者
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於內不爲名譽而
爲道也閤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
庸見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
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
跂而高也以爲渠魁不知一賈人耳何
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
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爲侈
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
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
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爲道聽
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
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

無親則與物睽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
之為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
於近利耳
可不戒哉

兵莫憊

七坎反

於志鎮

音莫

鄒

音耶

為下寇

莫大於

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

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
身之憂者故兵莫憊於志嗔忿之心甚能
自戕比之鎔鄒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鎔
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間干戈生焉然而
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如此則人當

懲忿窒慾持其志養其心
而不使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去聲下同乎分者

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

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是死滅而有實

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道者先天道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
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
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
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
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
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

累之也。有以備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備。而無見於毀。故不能毀之。則入則分。而不自得。不在知道之無所。不見於通。故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得不。知更求其備。以爲吾當其分。則安於死。而必更求其備。於成。吾當其合。如人當其生。故出而不反。者一見其鬼。而不求其備。而不出。而更向於彼也。喻夫。人出而不反。者。一見其鬼。而不求其備。而不出。而更向於彼也。喻耳。豈知死之一中。而不反。之此道也。存人皆謂。是彼死也。實鬼之知。死之一中。而不反。之此道也。存人皆謂。是彼死也。地。故滅。而一也。滅。空。而所謂。道者。存人皆謂。是彼死也。造。化。之。滅。而一也。滅。空。而所謂。道者。存人皆謂。是彼死也。無。形。而。人。至。事。理。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

成毀分合一聽其自
然而無不安之分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去聲有長上聲

下同而無乎本剽末也有所出而無竅者有

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乎無本剽者

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出而

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此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
造化之顯藏默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
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

求耳。故曰：有實而不可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剝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出入，幻相實生，實有乎死，實有乎生，實有乎死。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虛無自然。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門何已矣？誰能不由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
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
謂未始有無也者是也聖人有見於此故
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
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

音烏

乎至有以爲未

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

有物矣將以生爲喪

去聲

也以死爲反也是以

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俄而死以

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

反苦羔

孰知有

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也。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滓滓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死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喪謂亡失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有而爲生。生以死爲尻。尻尾也。無有爲首。以有生爲體。以死爲一守者。吾與之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者。也。三者之爲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

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公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黷反於減也披反普皮然曰移是嘗言移是

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臙反力盍者之有

臙音反臙反可散反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

於寢廟又適其偃焉去聲為是舉移是請嘗言

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

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
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音以不用爲愚以徹
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音與鶯

學音鳩同於同也。

此章鄙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
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燄既
云聚氣則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得妄有
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
散之貌移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
移謂變其常也夫入自自有常耳而嘗言移
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
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臘

肱有可散者故以爲可移而不
 可移之喻肱牛之可散者故以爲可
 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義自明可
 散謂散置於鼎俎之間不可散謂分
 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室者遍
 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憇於寢移
 於偃偃屏厠也以爲有卑高貴賤之分爲
 是舉移是而不以肱一體也廟偃一地
 也今人但見其可知耳而不見其有不可
 移者在故嘗言移是移耳而不言也請嘗言移
 是是以有生者爲本而以其所知者爲師
 因乘之以生是非以生爲本者謂以已作
 主知之已之貴則賤人知已之知則愚人知
 已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爲師而乘是非
 者用是因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名實
 莫不以已爲質而使入皆取節焉以已爲

跟

質即有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之
質節準則也直至鍾鳴漏盡以死償節而
猶不悟本來之無我人心之移一至於此
今人少有所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將我身
作主要使人得志承奉於我山林遊戲行尚
辟人索居閒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
之謂乎若然者愚以已之通者為榮而
人之不為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一是觀言移
人之之窮者為辱也何見與之小哉夫惟
是者今之為人也是何見與之小哉夫惟
枋榆之下者也何見與之小哉夫惟
鳩乃同一下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
鄙亦甚矣此條不知與之同故曰同其
從前諸老作何見解與之同故曰同其
反女展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反五報兄則以

嫗反於禹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

不物至知音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反婢亦金

躐踏也踏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驚兄踏
弟足則以氣而虛嫗拊之而己無庸謝也
若父母則踏子之足則併與嫗拊而忘之故
曰大親則已矣夫躐足而辭謝禮也禮以
相偽至禮則質任自然不見人我而生遜
讓故親之已矣真至禮也至義則不待
物物裁制而皆得其宜至知則無所不愛而
而已故至仁無親至信則不待金玉以爲質
故至信辟金此皆因至禮不待人而緒及之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聲平去上聲德之累達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
 意六者謬心也。惡去聲欲喜怒哀樂洛音六者累
 德也。去就取予音與知音智能六者塞道也。此四
 六者不盪徒浪反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
 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撤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
 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
 貴嚴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
 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
 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
 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

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不分之謂清之
情則竅鑿多矣故足以爲德之累道則虛
無自然而已無去就無取予無知能有之
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於胸中則
胸中正正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
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靜則
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裏瑩然渣
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冥然
而一無所爲矣然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萬變不足爲之撓豈復爲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
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
降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

輝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夫莊子分明是老子註疏。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魚反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

去聲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知者與物為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德性之知。則不如是。蓋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赤子之睨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

而動謂之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釋氏所謂真我。治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為參之。德與我皆在內。動與治皆在外。其名若相反。而實則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內。

羿

反五計

工乎中

聲

微而拙

乎使人無已譽

音餘

聖

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夫

音工乎天而良

音良

乎人者唯全人能之一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良乎人。唯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已。至人無名。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音烏下同天惡人之

天而況吾天平人乎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
蟲惟蟲能蟲謂能不失常性也如鳥之
飛魚之躍穀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率
其天性而失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惟
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
也人則一天而己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
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
天之未始不為人亦未始不為人惡天且
人之為一體者自爾不我者乎故曰惡人
人之能天而況吾天平人乎何相異也若
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

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東力

反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白交人籠伊尹。

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

所好。去聲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音界者。多紙

反畫外。諸本無非譽。音餘也。胥靡登高而不懼。

遺死生也。

羿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然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致也。如伊尹百

里奚有志於霸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而有之。若使胸中洒洒一塵不掛。烏得而有之哉。介者。侈華美而弗飾外。毀譽也。胥靡登危險而不懼。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烏得不為所籠哉。介兀者。胥靡刑徒人也。畫畫衣也。侈者。棄意。夫。符復。同。謂。習。不。餽。其。隗。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去。則。緣。於。不。得。已。

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謂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
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之情者敬
而不可喜悔而不怒無喜怒無怒同乎天和
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無怒以爲生者然
無喜怒無怒也謂出怒而不可怒也出怒不
則怒出於不怒矣此箇不怒乃未發之中
在末怒之先者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
皆中出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爲也亦然
故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無爲非塊
然也。不得不已而應之雖爲猶不爲也。故
靜則須平其氣欲神之則須順其心欲有爲
而得其當則必緣於不得已。欲靜二句起
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

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
以喻有爲而欲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於
是方壺外史爲作亂詞聖人之

史爲作亂詞

匪杓之高人
鳥不厭高
乃全其身
亂首唐虞
唐桑盡辭
十日自愁
衛生而足
槁形灰心
發乎天光
敬乎達外
奚以滑成
明懼人非

南面不釋
魚不厭深
賢能善利
末流千世
南見老子
內外兼獲
能抱一乎
莫知所圖
止所不知
備物將形
不誠而發
幽虞鬼責

券內無名
人見其跂
道通成毀
出入天門
有生者黜
胡見之微
至禮不文
歸於靜明
惟蟲能蟲
天和乃同

物則入之
兵憐於志
所惡於分
藏心無有
移是則非
踰足辭驚
至人無已
無爲無失
惟雀可籠

賈人期費
冠大於心
無本無竅
美厥靈根
蜩鳩也哉
大親則已
四六不盪
惟德之欽
不餽忘人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寔字集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爭奇獻恠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去聲之曰先

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

無鬼曰我則勞去聲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

將盈嗜欲長上聲好去聲惡去聲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擊音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

徐無鬼曰嘗語_{去聲}君吾相_{去聲}狗也下之質

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

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

去聲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

恤_音若失_音若喪_{去聲}其一若是者超軼_{徒列反}絕

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_音而笑

夫山林之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各安其性命之情自適其適而已無所病苦安所取勞哉而武侯則固勞之故無鬼借其意而反之曰我則有勞於君蓋君將盈嗜慾滋好惡則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黜而去之則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內外交病君之可勞莫甚焉而武侯超然未論狗馬而相士焉無鬼語之以相狗馬蓋因執飽而止執飽謂以搏執求飽得飽則止者是狸德也不可用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蒿其目其心若有思乎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止其一蓋併其思而止之嗒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渚子養雞所謂望之如木雞者蓋亦類是蓋執飽者見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休此喻士之無養

者視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者然後能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為准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國馬者方圓曲直動合矩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馬者若卹若失若亡其一卹與失者惛惛悶悶全無發揚厲蹈之意莊老立論主意只在凝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只為有見於此武侯一聞此言大說而笑笑笑不笑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直是自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音稅下同吾君

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

從音蹤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吐刀反奉事而大有

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

以說吾君使吾君說音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

直告之吾相去聲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

不聞夫音符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

期音基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益去人愈久

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徒弟反柱乎鼯

融音生之逕音良位其空聞人足音楚恭曲

反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音磬歎音苦

反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

君之側乎

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匱六弢之略文則
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
有功者而君未嘗說之者何蓋以腐儒之
空談與策士之勦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
一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
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其為
真人之言空谷之聲歎也焉得不楚然而
喜大說而笑乎虚空即空谷也柱塞也鼙

馳之逕山蹊之間。馳馳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踉欲行。貌位處也。言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自不勝其喜。况又聞親戚昆弟之聲。欵乎側。其喜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從橫。裨闕皆非人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序

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下音符今老

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

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

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

去聲下同

君也君曰何哉

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

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

去聲

之主以苦

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

夫神者好

去聲

和而惡

去聲

姦夫姦病也故勞之

唯君所病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

與以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
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
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其以爲萬乘匹夫
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居下不能短也
而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
獨以爲高爲長而苦短者下者之民峻其
膏血以養在已之耳目口鼻自以爲得矣
而不知已之神不自許也夫神也者虛靜
恬淡寂寞無爲之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
姦之爲言亂也今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
六根賊其天和不能謂之病而何夫是數
皆病之何哉於此深思而自得不病也而
獨病之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
子所謂生而動之可死地者以其生生之
而益生曰祥之旨可引伸而得之矣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
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
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
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反在道之間無徒驥於鎬側其反壇之
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
以戰勝人夫音符下同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
音鳥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
下同地之情而勿撓反一盈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
乎用夫偃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
義也仁義以為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
為不可者謂其為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
愛民則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其
實害之也故曰愛民者害民之始有心偃
兵則警備之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
造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
事最不可以有心為之若自此為之以有

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爲不成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況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爲仁義而且幾於僞矣君得無僞乎哉蓋當時之諸侯多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於治常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有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心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蓋不爲禍首不爲事先無心端又無造兵之誠而勿撓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爲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鎬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也驥騎射也鎬壇之宮此

稷之也夫嚴肅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
舍本宜靖謚以況心本無生忽然起念則
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錙壇之宮失
常之變莫此爲甚原其愛民偃兵之初心
不過藏仁要人以巧取勝以戰天下於才
於得仁義之中以兼人巧取勝以戰天下
術仁義之中以兼人巧取勝以戰天下
民收其子而女玉帛以養吾耳口鼻之私
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其內戰之傷亦
多矣如其所獲不能補其內戰之傷亦
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爲勝勝安在乎
君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欲言之
而不止則莫若修吾誠以應天地之情
而勿與物櫻修吾之誠則絕去仁義之
僞者一味虛靜恬淡寂寞冥無爲自然
地之實理相應而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

然各適其適而不相撓亂夫民命生死皆
懸於君之一念如是而不與物撓則無心變
外戰之患而民之死脫矣又何懼夫兵之
為害而以偃兵為哉蓋直說到箇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兵的位
非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黃帝將見大隗

反五罪

於具茨

反祝咨

之山方明

為御昌寓

音禹

駢乘

去聲

張若謂

音習

朋前馬昆閭

音昏滑

音骨稽

音雞

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
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

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
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音符下同爲天下者
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去聲而自遊於
六合之內予適有瞽音茂病有長上聲者教予曰
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
七全反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
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
牧馬者哉亦去上聲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方明昌寓張若詔朋昆閻滑稽兼帝爲七
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
已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內言予少有所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與
物爲構漸覺昏昧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
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
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合之外喻彼學問
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
一層黃帝見童子之言知其非凡固請問
爲天下之道爲天下亦是寓言老子所謂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為
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返還
歸復故曰為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
有道存焉敢問為天下之道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哉鬻草飲水順
其自然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
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則治
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再
拜曰天人也真吾
師也作禮而退

知音

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音洛下同

辯士無談

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音歲之事則不樂
皆囿於物者也

夫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
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凌
誅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
見故不樂然皆為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
靜恬淡寂寞無為奚樂奚不樂
哉凌凌轢也誅如今之誅語

招世之士興朝

音潮中

去聲

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

音洛戰枯

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

仁義之士貴際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
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

務求得民之心者也榮官謂以官守為榮
筋力之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
人之所難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聶
政荆軻之類也奮患謂自奮於憂患之中
而威武有所不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
者也故得戰而樂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
也故得名而止法律之士法家者流也廣
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樂之士縫掖章甫
之輩也敬容謂飭其動作之容仁義之士
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動作之大道者
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時言士之
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尊道而
貴德者特有方之也

農夫無草萊之士

諸本

則不比

去聲

商賈

古音

余其見

句全至

上

無市井之士諸本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

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井之士不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勸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於物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亢則夸者悲勢

物之徒樂音變

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所貴在權故權勢不甚則夸者悲物謂

物力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
於更張以自夸耀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

為者何
啻天壤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
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
悲夫

夫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
時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比
於歲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
冬而藏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則有
不物於易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
夫外馳其形內馳其性汨沒於萬物之中

而終身無所歸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
於末而喪其真悲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
結語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去聲

謂之善射天下

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

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

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

果孰是邪

音耶下同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

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

七亂反

鼎而夏造

去聲冰矣曾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去聲之
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
動音律同矣夫符音或改調去聲一弦於五音無
當去聲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夫射者以鵠為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
其為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
射而天下皆羿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
有公理以為是非之准的若非有公是而

各是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而可乎而惠子
均謂之曰可此便是惠子強辯要與莊子
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
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合夫
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
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爲
是也或者若魯遽耶遽之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履冰魯遽曰
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耳蓋冬至陽生則人皆喜熱故爨鼎陰
而無操渴之煩夏至陰生則人皆喜冷
冷故履水而無栗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
吾將示之乃爲之調瑟蓋魯遽捏恠因其
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誑之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調不
成聲也瑟既廢矣我却從外命之鼓宮則

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
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
而調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也則
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時齊動必使其聲
未始有異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
也如此隔壁而後調音響相應如合符節大
是奇特不知非關已有道術彼自知音彼
自移柱有不期而同而自同者故此亦是死
法與彼召陰召陽者夫何以異而遽也以
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
孰爲是者耶楊楊名
朱也秉公孫龍名
惠子曰今夫音符下同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
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

矣莊子曰齊人蹢

呈亦反

子於宋者其命閤也

不以完其求鉏

音鍾刑

也以求縛其求唐子也

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閤者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

去聲於

岑

在林反岸也

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謂抗其辭以相諍也相鎮以聲

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楊秉之徒與

我相辯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

吾之是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為貴相抗

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

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蹢子

於宋以爲闔其命闔也。不以完蓋古者以
則守門故子欲爲闔。則束之縛之。惟恐缺壞而欲其
完。至求鉏鍾。則不束之縛之。惟恐缺壞而欲其
責其完。自已恕於已。而求其備。完而物惠子也。則必
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備於物。惠子之與
已忘失。則當遠求。是又郡今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亦遺失。而域乎已。故曰。有遺類矣。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求而域乎已。將不曰。有遺類矣。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而躋閣。夜半。逃歸。足求而遺類矣。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相。關。可。得。乎。逃。歸。足。求。而。遺。類。矣。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丹。人。所。擠。適。足。乎。吾。恐。足。求。而。遺。類。矣。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而造。然。乎。將。不。足。造。吾。恐。足。求。而。遺。類。矣。乃。求。者。唐。子。不。出。境。終
明。關。不。去。矣。今。惠。子。而。求。容。已。乎。爲。躋。閣。者。時。必。爲。人
究。精。微。遠。矣。今。惠。子。而。求。容。已。乎。爲。躋。閣。者。時。必。爲。人
異。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亦。不。出。域。者。知。深。分。闔。爲。人

躡子耳不亦誠可笑哉末篇言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持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以恠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惠子之爲一人可知矣又按求唐闕舟二喻深可紬繹一則喻其失之也遠一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亦將闕不去也莊子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入者曰郢斤以

反人聖鳥路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

去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斷之雖然臣
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
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
鼻端固難斷而堊薄又爲難之尤難者乃
匠石運斤如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
技可謂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
則匠亦無所施其巧者是郢人者匠石之
質也質如繪工以素爲質之質此喻必有
惠子之強辯然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
子死則天下無與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
之言矣蓋惠子真是木強說他不倒如郢
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折便倒則何俟多

言今天下之爲惠子者豈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難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音甫之病病矣可

不謂玄至於大病則寡人惡音烏乎屬音燭國而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音餘公曰鮑叔牙曰不可

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去聲

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

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

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
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
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
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
已則隰朋可

病病言病甚也可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
設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
之意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
可牙之爲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人率多
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
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

國之不祥含人之垢納人之污惟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彼必將人以皦皦之難強則上鉤其君以無聲譽而強不人以所難強則上鉤其君以無聲譽而強不人將得罪於君矣勿已則隰朋可此等言之爲人也得上忘而下畔者忘其勢分故榮言語大能警俗上忘而下畔者忘其勢分故榮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我去之也有不由於人道者也是帝者脩夫德者也人於使人人皆由於道德者已之聖也朋其聖人也則矜之分人賢朋其賢聖人也人則以財謂之賢朋其賢聖人也人得以人其下人者也於國有下人不聞也人朋之見也漠然而無爲寂然而聞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七徐反之山衆狙見之恂

音舜然棄而走逃於深蓁仕巾反有一狙焉委威音

蛇音移攫具縛反抓素報反見音現巧乎王王射之敏

給搏音博捷矢王命相去聲者趨音促射之狙執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

便以敖音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去上聲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卡其是古

句在至六

下二

委蛇自得之貌攫抓便捷之狀見巧以巧
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
而狙之以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
宜乎足以相者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
命左右曰惟此狙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
而戒之曰惟此狙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
故至此殛也嗟乎汝無以巧恃其便以驕予
所包甚廣富貴則有有驕泰之色色賢勞則有
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思德之色色尊上則有
傲慢之色是皆內無所養故不能忘已而有
忘物取禍速戾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
之戒親賢友善鋤去在已舊習之荒穢深
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

南伯子綦音隱去几而坐仰天而嗟音虛顏成

子入見

音現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

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

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

之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必賣之彼固鬻

六羊

反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音烏下同

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喪

去聲

者吾又悲夫

音符下同

悲人者吾又悲夫

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爲最而
灰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
我固不欲其自見也蓋昔者人居於山穴之
中齊侯田禾一來觀我而有以自見三賀三賀
者賀其得賢也是我必有以自見如人之
鬻物者然也是以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
之所由喪也吾嘗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
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吾又悲則夫悲人者
知悲人之悲而不知悲己之悲者其後乃日
者踈矣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乃日
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音商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去。聲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反許穢三尺彼
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
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古人於此言矣。言古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
言陳善納誨。蓋啓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
則言吾聞聖人有不言言之教。而吾未嘗語
人。今則於此語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
敖寢秉羽而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爲
者。得之丘亦何言之有哉。願有喙三尺而

已矣。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如鸛鶴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此之謂此。謂夫子是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言而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爲德者。曰仁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謂之何哉。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

心爲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
知既非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強辯而亦不
能舉之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
墨名者類同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
曰吾斯之謂道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
畔知而以其學術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示音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爲大之至大
人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
海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
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狗不以善吠伐廢反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

况為大乎夫音符下同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

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音磨大人之誠

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賢而况許之為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迫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則不足以為大矣夫為大尚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哉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降焉者也為德則所謂下德執

德而德非其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
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
大備也無心自然而已矣知大備者無求
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
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
所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
己反之於身而各足也誠即釋氏所謂實
地此大人之誠也誠也誠即釋氏所謂實
地此大人之誠也誠也誠即釋氏所謂實
大於是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歟

音因曰為我

去聲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歟曰捆

口本反也為祥

子綦瞿

紀具反

然喜曰奚若曰捆也將與國君

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

反悉各

然出涕曰吾子

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

符音

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

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

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捆祥邪

音耶下同

盡於酒肉

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

爲牧而牂

反子郎

生於奧

反烏報

未嘗好

去聲

田而

鵠

純音

生於突

反烏了

若勿恠何邪吾所與吾子

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反古堯樂音洛於天吾
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
不與之爲恠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
與之相撓音嬰吾與之一委音威蛇音移而不與之
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音賞焉凡有恠
徵者必有恠行去聲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上聲何而使捆之
於燕音咽盜得之於道全而鬻音育之則難不若

刑月音之則易

反以鼓

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

當渠

聲矩平

公之街

佳音

終身食肉而終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捆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所方自慶幸而子綦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王之遷幽莫不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牂生田也而禽獲有所自來無不足恠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自來寧無恠耶今吾之於世也澹然漠然一無所為邀樂於天邀食於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與之為事功不與之為謀慮不與之為恠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撓

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事而天乃
以世俗之福償之何耶殆恠徵也非我之
致其天與之而所不能逃焉者乎此便是老
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為
妖善復為祥惟有道者知之而不處焉未
幾而捆為盜獲則之而鬻於齊為蹠闖者
食肉之相果驗而恠徵之說信不誣矣將
北羊也室西西南曰奧西北為突渠公註
者也當其街故常有肉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

邪音耶曰夫音符堯畜畜許六反然仁吾恐其為

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音餘夫民不難

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音餘之則勸，致其

所惡聲去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指仁義者寡利。

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

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諸本斷制利天下，譬之

猶一規反薄結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

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夫聖人之爲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也適爲開利之端。蓋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

之利仁義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利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衆矣以仁義而使人仁義而散寧能保其後之衆矣以義而畜焉有心爲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照焉義而來者可以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弋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爲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天下譬之仁義爲利是猶訓曰一割之言工以一刀斧斷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覩之頃然一覩則朴散爲器生新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

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知
之其他則未免驚其耳目駭其見聞齧缺
之所以逃堯
者意見如此

有暖姝

昌朱反

者有濡

音儒

需

音須

者有卷

音權

婁

音縷

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

而私自說

音悅

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

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永蠲

音瑟

是也

擇䟽

廉入聲

自以為廣宮大囿奎

苦圭反

蹄曲

隈

烏回反

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

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平聲烟火而已與豕俱

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

也卷婁者彘也羊肉不慕蟻蟻魚綺反慕羊肉

羊肉羶設然反也彘有羶行去聲百姓悅之故三

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彘之賢

舉之童土之地曰與得其來之澤彘舉乎童

土之地羊齒長上聲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

所謂卷婁者也

暖妹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暖柔貌妹
妖貌也學一先先生之言則暖暖妹柔貌
自媚然而因以媚成人不知虛靜之中未始有
物居然者此翻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
無憂之訓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
自足也濡需者喻諸豕蝨擇豕之疏鬣而
棲之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
豕燎其毛則將與之一俱焦也同人托身於
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退
異此故濡需也卷婁者此域而進者亦由此
此之謂濡需也卷婁者此域而進者亦由此
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而成都是
舜之行必羶矣堯故舉之童土童土是
即童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也
之舉舜也曰與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子

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為所苦蓋自三十登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猶不得歸息而日兢業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婁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

是以神人惡

去聲

衆至衆至則不比

去聲

不比

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亮餘亮反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

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
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
人然真入即神人也以其無假
故曰真以去聲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
於蟻棄知聲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
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
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

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韻成文亦自奇特表
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

知是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
若魚之不能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
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
羶意也棄其意則無羶人所以行矣
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此耳
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
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
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之不平
處而其平也若循如繩之真人事相有
而天變也若以循古人之真者無天而
以天與之不以故生即真生時亦得
得以方生之得在死便其時得其平
是其無死無生無得無失此便其時
其變也循無生無死無生無死無生
增減此箇不二法門等閒道出妙哉
妙哉

真人遊之矣

藥也其實董

謹音

也桔

結音

梗

反古

猛

也雞

癰於

容

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

音

言

承上文言即以藥喻其實徵矣董毒而梗
浮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為帝君為
帝則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
常帝乎哉即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
以觀死生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
者意蓋如此董烏頭也雞癰即本草所
謂芡實豕零即猪苓韓子
所謂進之稀苓者是
句音踐也以甲楯純尹三千棲於會反古外稽

唯種上聲下同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

身之所以愁故曰鵲尺夷反目有所適鶴脰刑

反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勾踐因棲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復越之功所以存故能為勾踐報吳以成興之所以存而不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鵲而暗於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鵲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秦山目有所適也鶴脰長而解之則悲足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爲句河也有損謂枯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爲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審猶定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

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狸
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
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
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
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
之長上聲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
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不知問是也

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
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殉也殆

氣太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亡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是以坐視其亡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踞反女展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先可以潛孚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
大陰則解之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
以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
可以容吾視矣大均則可緣而求矣大方
則可以兼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
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
蓋如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反尺朱始有彼則其解
之者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
知而後知之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
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

人事何相遠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
循自然乃見其有照照謂知照冥有樞樞
謂主張綱維之者是在冥漠之中有非見
聞之所能及始有彼即未始之始始
彼即齊物論中所謂彼即無我之彼蓋始
之彼即冥冥之樞也照也者照此者也然
我雖知之解之矣而以聞見思慮爲大非
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知之也似
不知之也耶解耶不謂之知至者畢竟是
作母從他喚認不
母原來不是娘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頏

同

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

角音

乎
闔

盞同

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

不惑

解惑

復於

不

惑是

尚大

不惑

六、七、八、九

7.

山陰

1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

1

解者何帝天壤但下學鈍根者非問則無
門可入耳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
偉哉無鬼
以勞寡君
守氣凝神
萬乘之兵
愛人偃誠
孰與脩兵
童子何知
順比於歲
魯遽其憐
惠也調瑟
桓公屬國
隱几生悲
弄丸解難
天下一平

德知所總
寢羽投兵
自伐則禍
隰朋而可
匠石運斤
躡子關舟
出去為無
七其害馬
亂聖迷塗
好和惡奸
萬物同狀
狗馬有相
空谷足音
外史說是
但下學鈍
根者非問
則無

言止其窮
有喙三尺
自見非宜
射狙設戒
郢人質我
何哉強辯
奚以貴際
遭時有為
問諸牧者
仁義幾偽
神不自許
厲民以養
若亾若喪
發其謦欬
為作亂辭
非問則無

善言非賢
缺逃主聖
暖姝濡需
滅性何殊
抱德煬和
以心復心
風日守河
禍長殆成
知以不殆
古今不虧

儒墨而凶
駭此恠徵
及以卷婁
於蟻棄知
於魚得計
其平也繩
未始有其
冥今有樞
不解而解
盍亦問是

綦泣子祥
蚩彼僞行
人品則異
於羊棄意
以目視目
其變也循
役心守物
始焉有彼
頡滑有實
奚惑然爲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冥字集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內篇何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音談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音悅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

者邪音耶曰冬則擲觸鼈於江夏則休乎山

樊音煩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音符夷節

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爲人也無德而有知音智不自許以之神其交

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暘音謁者反冬乎冷風夫楚

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乃孝反焉故聖人其窮

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

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音洛

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

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

一聞音聞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

曰待公閱休

則陽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
不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
不若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獨鼃
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
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
爲事而則陽嗜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
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
矣而況於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
難比夷節節之爲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
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

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無益實相損將顛
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也夫凍者假衣也
故曰非相助以德乎冷風言人也苦凍而無衣
於春者反冬乎暖傷暑而不成暍則披於衣
則暴於春而自寒人人有自化不足病者非造化
足之以移之聖人有化人亦猶是也請言化不
王而為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人言楚
刻而猛非有辯才正曉蓋當時之動人之佞為
正德二字甚有分曉蓋當才而人不佞言楚
賢加以正德則為人為有曉蓋當時之動人之佞
王凶暴必非常人為有曉蓋當時之動人之佞
善世之用進退隱見無所能化故惟聖人有窮
也其家用進退隱見無所能化故惟聖人有窮
忘其貴其與人忘其貧而無所能化故惟聖人有窮
忌之心於人也樂人之與之通而無有乎自失猜

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並
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有如此者彼其
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義以篤從容
暇豫而一聞其所施有雖雖之美而無嗃
嗃之厲即此幽閑之心與彼人心之躁兢
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人心若是其遠也
於稽其德則公閔休其人也待此人而與
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君下助
於友矣之入也豈予之所能及哉
章內二不若詞語婉媚可諷
聖人達網反直周繆反侯周盡一體矣而不知
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
命之也

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
物為一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之體之愛者
似乎有心而不公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
有所勉焉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
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無以天
為師搖作即動作之義天普萬物而無情是
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謂天無心
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
天可也而猶曰人人者因其有形而
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音而所行恒無幾聲時其有止也若

之何

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嘗憂乎知
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

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止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爲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去聲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
爲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其
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
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亦無已此皆自然也
而然故曰性也以喻聖人愛人亦不自知
其能愛人也與之喻聖人爲之告而聖人
知若不不知聞若不聞其名又爲之終無
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
所有能所則非自然矣此因
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昏音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

十仞之臺縣音玄衆聞去聲者也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
 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
 草木縉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
 况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喻諸其暢猶
 以十仞之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之臺至
 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衆間
 即合止祝敵笙鏞以問之問所聞所見若
 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
 以况聞不知者不若何見知之爲真影響
 形似者不知者不若何見知之爲真影響
 冉相聲去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
 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盍嘗

舍之

川陽上

卷之六

六

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真空之本體也得此
以隨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幾無時日
與物化而彼一不化者以爲之樞紐盡亦
嘗舍是乎舍之言止也止於其所則能止
衆止矣冉相
氏古之聖君

夫

音符

下同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

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

聲梯去

所

行之備而不洩

聲兄入

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搖作以天爲師矣而不
得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爲事也若之何哉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去聲之傅之從師

蓋師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始有天下矣。夫師天者未始有天下矣。安得有非惟未始有物抑且未始有師。其未始有而已有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以爲深也。所行之言。廢也。洫如老洫。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可深。洫如此。則既普。萬物而無心者。胥合於聖人。也。若之何其善於師天也。欲求合於

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音法羸

得其兩見音現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

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得其司御司御猶云司牧言天以湯爲君而命門尹尹登恒以主教民之職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作衡言湯爲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圍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囿斯亦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爲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願得之也何者之名也羸法也兩見也羸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名名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

而求相率而為疣贅之行名則有是非名
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相
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
得_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為之盡
慮以傳之盡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何思何
慮之中無意必固我之地思慮尚無何況
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
言除日則無歲矣無內則無外矣無思慮
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
物_殉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舉成湯仲尼
一則反之之聖一則集
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魏瑩

英音

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

佩音

之魏瑩怒

將使人刺

反七賜

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

乘去聲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授甲二十

萬爲去聲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

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

秩音秩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

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

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

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

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故
犀首恥之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
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扶擊也
背折脊猶言扼吭拊背之意魏固非齊敵
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
恥之者恥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
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而壞垂成
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必貽其苦於胥靡
胥靡者城旦春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
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
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
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

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
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
不在所
論矣

惠子聞之而見

音現

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蝸

音瓜

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屍數萬逐逐北

音珮

旬有五日而後

反君曰噫其虛言與

音餘

曰臣請為

去聲

君實之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

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
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
君慙音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音現君曰客
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音符吹管
也猶有噤音二音涸也吹劒首者呖音血而已矣堯
舜人之所譽音餘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
猶一呖也

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
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
小之喻以劇之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
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不以俗眼
一者無小不大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
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
矣於無窮無極無人之國則我之鄉而忽
蠻之闕何其微哉宜君之誦晉人復為設
也客出而惠子以大劍首則映而巳矣何
吹管者猶有鳴也吹劍相戛而有聲若劍
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得聲也今道
之環吹之則映然過矣不得有聲也
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
得有人於大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
有聲而況闕爭之蠻觸乎大晉人正以小

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

音總

何爲者邪

音耶下同

仲

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

聲銷

音消

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

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

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

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
符音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
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賣漿者家也
鄰有夫妻爲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極
乘屋也稷稷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稷
稷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
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
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隕而心
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
與世違而不屑與彼齷齪者俱是陸而沉
者也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爲君不北面而
爲臣又不與主人分庭抗禮而爲客惟自

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
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
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
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
兩家之難解註以僚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
人亂使人僚僚不應協之勇以劍弄丸如
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僚其夫人
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西人爵之榮者故使
子以而律是引入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
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
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屬王
召之矣是則以丘爲佞有德者之遠佞人
也惟恐其響之不幽而况肯我見乎將
無以存爲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
虛虛如其室者挈妻子而路去之也其絕
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

不自見而有
幾於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音魯莽治

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

亦鹵莽而報予芸音玄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

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音憂之其

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音孫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

天離去聲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

其性者欲惡

去聲

之孽為性

音

荏

音

兼

音

葭

音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漬

反

回

內

漏發

不擇所出漂

反

敷妙

疽疥

音

癰內熱

洩

反

所求

膏

是也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坼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偕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

川易十

句

一二

盡慮之神也。以衆爲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踈，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蕪葑，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葦蕪葑，皆蘆屬，扶之言助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潰謂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癰腫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洩膏則漏也。蓋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足，異者此便是鹵莽之報。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

吐回反

而強之解朝

潮音

服而幕之號

平聲

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

有大蓄

音哉

子獨先離

音罹

之曰莫為盜莫為殺

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均貴之矣栢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

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蓄而子獨先罹
之無乃爲盜乎哉無乃殺人之乎哉所以致
此有由也榮辱何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
後觀所爭何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
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
恣之失病於辱者罹憂囚之苦是民之多
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饑求飽棄
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
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讓於朝爭地於野
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
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盜盜而
不己必殺欲無至也此故爭而亂源今也
之病者聚人之至也所爭者以操天下之
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
知天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利益乎天下
困

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
乎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之爲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

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

而自責今則不然匿

反女力

爲物而愚不識大

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

升音

遠其塗

而誅不至民知

音智下同

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

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

符音

力不足則僞知不

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

乎

通前總是一意作爲栢矩之言亦得古之
使人君動必責己以爲民本得也而有我悞天之
下有夫不獲時予之則者皆退而有罪諸已如天
云一夫不獲時予之則者皆退而有罪諸已如天
躬古之夫不獲時予之則者皆退而有罪諸已如天
然爲物也物而愚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以不
爲物也物而愚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以不
其無用但以其愚謂不物識采爲物執之類豈不情
止兒啼得其啼不止便了識之論其有用無用而
之下也大有難爲難而罪難勝重其任今也罰不勝
便欲其死孝爲臣便欲其死忠盡其情爲子

其死關事必欲求其可功必欲求其成如
不是則天勝下之而加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我陷其
之也遠其途而巡狩諸侯各至如朝聘會同之
期古者天子巡狩諸侯各至如朝聘會同之
道途遠其恐有後至之愆也
不以行人故遠其途而後至之愆也
巧以繼人竭蓋知彈力而猶恐不足以至
安所取則而勝不以爲人應則之者日凡出多偽生其於
足之力不則欺以財生足之任應則之者日凡出多偽生其於
上也用則欺以財生足之任應則之者日凡出多偽生其於
也以不欺也盜則欺以財生足之任應則之者日凡出多偽生其於
欺以不欺也盜則欺以財生足之任應則之者日凡出多偽生其於
信乎竊盜之自不皆足於其責而辭也
者行有其所不得辭也

識得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
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
所逃此則所謂然與音然乎一

萬物有箇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
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
也但虛寂而有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
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知而後
知可不謂大疑乎知有口則能言有身則
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

具下

内子然方

一

動以主人皆尊之而不知其間是有超於形體之外者
必恃之而後可能也此而不知哉已乎尊於此
而反尊於彼獨爲知乎陰符神經云人已知其
誰能逃此而爲知神之所神意蓋如此
神又自詁之云然與而後應之曰然乎
既又自詁之云然與而後應之曰然乎
始則自審而終則不自決亦莊文之奇者

仲尼問於大

泰音

史大弼

反吐
刀

伯常騫

反起
虔

稀

音韋曰夫

下音符

衛靈公飲酒湛

音樂

音不聽

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

爲靈公者何邪

耶音

大弋曰是因是也伯常騫

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

力暫反

而浴史鮐

秋音

奉御而進所搏

音博

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

音憑

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即舉衛靈公之得謚者而觀太史大殺

以爲因是言靈之謚本無意義但因衆人
 之是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者
 其意頗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者
 端謂於男女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者
 敬是人是欲橫流之靈中而良知之天猶有覺
 悟夫是以葬沙丘也靈下此稱實之名也稀韋
 則言公之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讀
 其銘曰靈也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讀
 得爲靈也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讀
 地之下銘矣此於身歿之後而已預定於
 田獵之器搏幣而扶翼之際言與諸侯無交者
 際也進所搏幣而扶翼之際言與諸侯無交者
 魚進御公恐賢者見之故進其所搏幣之史
 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靈公奪葬蓋謂此地
 子孫不足憑藉將有靈公奪葬蓋謂此地
 古人多有識詞地下之銘是也

少知問於大

音泰

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

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

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

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

人合井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

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去聲

文武大人

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
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
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居觀也
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其
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
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
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爲
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爲異
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爲百體立爲一體散

小

易

上

之

宮

殊

職

端

拱

者

主

之

君

不

以

爲

私

則其異而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立
爲一體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合而爲
合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
大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萬事萬物總歸一
而後謂之貴乎合公言公言者丘里之當言
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爲公言則自外而入不
執拒之意所以不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
內出者有正而不可立言者一也聽人見之
言者有也自內出者有正而不可立言者一也
垂訓吾心雖有主而取正而不可距之逆人
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可距之則終有
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
時殊氣於穆者運之天不主之以爲思也而
自成五宮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以爲私

人也而國自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備以戡亂大
理而道生之畜也而貞順之德備萬物殊大
無而不可不爲此便不自以爲私也故無名
有所變而不執不爲禍福者蓋以時有終始世
有變化而有事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反覆互
以我見自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反覆互
誠如人所自殉執而拒之則各殊有變無窮
必有所差豈能使之狀一面各殊有變無窮
可知異想異不能使之一作同一想異必不
作已比之想同不在已異不在已不可不一
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材皆度觀於大山中
木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材皆度觀於大山中
有異而非異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則同矣

此之謂丘里之言此段專闢同異兩見只
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譬轉精却與內篇何
異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

音泰公調曰不然

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
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
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
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
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
便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者
名不可之以同異名也今為設喻天下皆言
萬物而物之數不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
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不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為之
公故在天地亦可言之以言道者而在陰
言道因其大可以言之名號而讀之可也
驗在者亦可以言之道在異者亦可言以
道道為之公故隨在皆可道在異者亦可
道無名相非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其
已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此於道哉以斯
而辨其猶狗馬之大
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音起大音泰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
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聲去就於是橋居表反下同
起雌雄片音判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
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
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
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
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公
 調為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參同契所謂窮神以
 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
 舒是有故相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翕受宅是
 故有相蓋者蓋之為言藏也陰主翕受宅是
 主施與不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有相剋嗣
 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時之氣生有相剋嗣
 者此則萬物莫不化一乘此氣機以出生有萬物
 既生則欲惡去就於一時同起故雄片合情
 有情則欲惡去就於一時同起故雄片合情
 是常有橋起即突不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
 分合既有情矣則不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
 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福
 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
 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而使窮則反終

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
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
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
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
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
相使故論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
所至至此而己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
道以知知道非實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
不隨其知有所廢不原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
名相安有廢起分明提上一步說到箇未
始有始也者此處方為
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大音公調曰雞鳴

犬吠

符廢反

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音不能以

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

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

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
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
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
若雞鳴犬吠為人所未知雖有大知不能
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見臆其所
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
至於不可禦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
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

則未免爲物所困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咎蓋言或使則明明說有箇主使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爲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響但物物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爲雖使物物不自乘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爲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箇莫爲之者說或使又似物物而雕琢之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

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
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
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
利。無。之。以。為。用。此。箇。虛。寂。却。是。道。之。本。體。
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乘。而。正。性。命。是。
以。有。無。邊。見。類。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
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
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觀。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
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符音胡爲於大方言而。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
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
其有極

且物乘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
其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遏一。
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觀。
故曰或使曰莫爲皆疑情也一爲疑之所。
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
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

止只在一箇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無窮來自然萬物得之與之說或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是得知何造化之爲道不使者觀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不在物上見起會不知提何道一步只說虛無自緣其無所曾以者何道不可有則無俱落邊名相又自不可有歸於無則有無俱落邊故曰道不可得一有字說無則有無俱落邊道上不有可說無則有無俱落邊非假名况或使莫爲在物一邊贅語說之又足言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所言者盡是物足即而不足所謂正於其情徧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

又恐一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
 急掃一句道之載物之極言默不足載如
 經以載道而可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
 然則大類何禪語故予嘗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此段也林肅齋似識此意註引佛語如我
 佛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又曰
 按我說法王於法未造道之先人說亦
 是不說亦透徹是汝未造道說得是也
 義而作亂辭方壺外史說得是篇已重宣此
 何謂夷節亂辭
 奚以爲謀
 復命搖作
 所行幾多
 曹美曹慶
 讓德閱休
 聖達網繆
 師天而已
 時其有止
 告亦茫若
 相助而消
 周至一體
 憂而用知
 將若之何
 實見實聞

湯得尹傳樂
蝸角之觸
離性滅情
殺盜橫行
日出多偽
進德無期
不預知而
不執於卜
物生鳥起
或使則實
言而愈疏
議其有極

冉得環中
司御其名
稷稷者誰
蕪葭乃生
失不在此
盜竊攸起
六十而化
將無大惑
丘里之同
奚以異緣
不隨不緣
莫為則虛
胡為大非
非言非默

隨物之成
閑閑者誰
聖德之僕
聚貨立名
得奚在已
惟彼聖脩
五九猶非
弗靈而靈
合并為公
四方六合
議之所止
可言之曲
在物一曲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無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於江蓁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
行則天地大絃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
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
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
則然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
即雖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爍若使
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
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方之木老而生
火在人身則所謂龍雷之火難以直折是
已火之為害如
此意則見下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陳螳音陳不得成心

若縣音玄於天地之間慰音昏腎音沈屯利害相摩

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

債音顏然而道盡

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無爲
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
心而生死無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
世故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墮
螳螳坐亦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縣
於天地之間鬱音屯遭不自解脫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有陰陽之
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

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養和衆人焚
和焚者煎熬之義月固不勝火月字下得
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
不能勝五火之勝意又解曰古篆文肉字
言血之勝不勝熬爍於是有債然形而
道盡者債衰斃之義道謂一生道道盡則
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爲一章發此一段
於人有大利益欲人靜消心火自處恬淡
無爲之鄉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
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
參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太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
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

轍中有鮒

音附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

者邪

音耶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

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

激

反古狄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

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

上聲

吾得升斗之

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音層

不如早索

所反

白我

於枯魚之肆

生事蕭疎窮途仗友仁者當亟賙之乃復
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
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儉也
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子平聲五十犗音界以為餌

二蹲音存乎會古反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

基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音陷沒

而下驚揚而奮鬚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

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音昔

音浙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已而後世。輕音權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音符揭反其列竿累反力追趨灌瀆守鯢五兮鮒。

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音玄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

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巨緇大黑繩也。犗捷牛也。離剖之也。乾肉曰腊。制讀曰制。厭飽飫也。輕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鯢鮒皆小魚。縣令縣賞令以待言者。一段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摘文之士允宜。

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音盧傳曰東方作矣事

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裾襦音儒口中有珠詩固

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音披生不布施去聲

死何含珠為接其鬚音壓其顙音歲儒以金椎

直追反控反若江其頤徐別彼列反其頰兼入聲無傷

口中珠

此段戲劇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陳苑人也古人

卜勿士二

自奎至天二

之

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倮而後耳視若營四
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
來仲尼至曰丘去上聲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
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
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音符不忍一世之傷而
驚音傲萬世之患抑固窶其矩反邪音耶止其略
有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
去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音餘下同
聲下同

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字如也。

躊音躊。

躊音躊。

躊音躊。

躊音躊。

躊音躊。

以毋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僂背微僂也。後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萬目而憂也。當世之患也。矜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可。汝不忍一世之傷。而驚然放心於萬世。子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耶。仰其經略。有所不及。耶。夫以思惠結人。之歡心。而驚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

卜

進焉耳非大無私若相也何者至人無恩至
人無名至隱皆中民之行結之以隱相引以名
相結當一時之君不忍莫若樂之傷者莫若堯
而坐至而一非樂之傷者莫若樂之生是非與
往是堯而非樂之生是非與往是堯之譽也故與
其譽堯而非樂之生是非與往是堯之譽也故與
不譽堯而非樂之生是非與往是堯之譽也故與
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不譽豈
知之反之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
一知之反之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
其一世之民而不傷也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
其有世之民而不傷也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
下以相安於無事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
功之不安於無事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
功之不安於無事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
功之不安於無事之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

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焉耳此
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輿沮溺丈人之
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
亦做不出甚事不得例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爲去聲清江使去聲河伯之所漁者余

且趨音豫得予元君覺音教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平聲

余且會朝音潮下同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

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圜音元五尺君曰獻若

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

曰殺龜以卜吉乃剗

反口孤

龜七十二鑽

反左端

而無遺筴

音策

仲尼曰神龜能見

音現

夢於元君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去聲下同

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

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
使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
以求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
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

蓋囿於數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固於數矣。

雖有至知，去聲。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鵜音提。去，上下同聲。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舉群策而後為謀。允臧蓋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畏也。鵜鵜有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

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
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上聲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
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符音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

所用容足耳然則廁側音足而墊店音之致黃泉

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爲用亦明矣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塵
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
無窮而用人之非矣彼天有地亦大矣人
謂其無用則即無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
天者幾何即無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
皆為無用乎為無用則即無以步履而論
泉尚有用乎為無用則即無以步履而論
無用者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
寔多若以地為無用則將日用而廢之
更有多餘地則將日用而廢之
知此則無用之用所得非天狹隘而大
前云足也踐恃其所得不跟亦是此意
乎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下音符。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去聲。噫。

其非至知去聲厚德之任與平聲覆墜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

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流也且以反豈虛韋氏之流觀今之世

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

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灑灑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跡於有方之外

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
遊乎哉不與所謂遊安得而遊乎顧婢
黎所與之遊安得而遊乎顧婢子語刺
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顧婢子語刺不
私欲所牽流遁之志決絕之行乃至難
德之逸者希不顧家若也夫墮物者誰
顧火不顧希不顧家若也夫墮物者誰
馳而顧則希不顧家若也夫墮物者誰
者於是人也緣上而後可真有流遁之
爲於世人緣上而後可真有流遁之志
遇功名不以透遇富貴則不能富貴只
面之榮名則戀功與名不以透遇富貴
易世之後無時相與賤也直等耳貴已
人先已而後人以相爲賤也直等耳貴
不先已而後人以相爲賤也直等耳貴
下不留於此焉又將等爲多尊古而卑
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

卜力卜二

句卷五十二

一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
音鸛舒口。徹。

也。德。隨。先。世。世。彼。教。其。坤。而。今。後。也。
順。王。而。法。彼。者。銳。世。不。得。浪。古。
而。之。不。原。者。雖。解。界。僻。乎。也。今。
不。所。僻。無。外。不。其。劇。於。至。後。逝。
自。謂。順。兩。詞。屑。紛。爲。行。知。之。波。
失。遊。於。件。不。屑。和。戲。順。之。視。耳。
者。者。人。有。彼。焉。其。場。於。人。今。上。
在。定。而。所。言。學。光。古。人。達。猶。逝。
焉。非。不。揀。不。之。同。今。而。觀。今。稀。
此。絕。失。擇。外。然。其。旦。不。若。之。韋。
所。物。者。去。之。亦。塵。莫。失。此。視。下。
以。忘。矣。取。也。承。與。逝。乎。是。昔。及。
爲。世。即。則。何。其。彼。爲。已。以。是。今。
至。之。是。非。者。意。所。流。直。遊。古。世。
知。學。而。遊。世。而。謂。浪。將。於。而。前。
厚。有。觀。於。出。不。世。挫。乾。世。非。浪。

1

香

大。

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實

夫目蔽於色則不顫口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
奪於香則不有分別非德而知也不甘心不起於
識則不知有分別非德而知也不甘心不起於
六根所起之六塵必湏徹而淨之然後人能
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是障
湏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徹則
處處皆徹矣人所道不欲壅而不已則
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自踈踈

則衆害生之跼足陷泥淖之迹也。言人之
 虛靈既爲物所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
 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
 夫物之有生恃此生不息之理而存焉。
 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非天之
 罪也。天之穿之者日日夜夜無降人顧自
 竇耳蓋此段靈光人夜無降人顧自塞其
 日自明乃天所穿日日夜夜無止譬則室之
 竇日自光明自穿人顧自塞其竇乃光明
 而不可見耳此段文頗難解然以意逆之
 之理當耳。如此理當耳。此段文頗難解然以意逆之
 胞有重聲閭浪音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
 勃溪奚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此言虛之爲用。胞人身身。膜人也。重閭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也。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爲。游。衍。故。後。長。幼。尊。卑。各。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則。婦。姑。勃。溪。勃。怒。爭。也。溪。亦。空。意。以。無。空。虛。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爲。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爲。善。靜。謂。其。少。得。以。自。憇。耳。所。以。學。道。之。人。常。須。靜。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擾。之。人。常。須。靜。心。好。靜。而。神。自。清。自。然。三。毒。不。生。六。欲。消。滅。虛。

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莫向
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消耗散真精
損筋骨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脩真之訣無出乎此亦足
以相發
明矣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誼音知聲出乎

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

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
之所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
白也故溢謀稽於誼誼者急義御下弦急
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
爭彼此爭勝故人各用知柴生乎守守即
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

卜勿卜

卜至至

一

而與物為梗。官事果乎？眾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眾宜謂眾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鉋反七，鑄乃豆。於是乎

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暘，與久陰者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乎農人始脩鉋鑄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蘖芽於種，發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而生，長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可識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滅音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滅。猶云。翦滅。翦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故曰。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以安。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遽。衆止而事無不理矣。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所如。所其無逸之所。蓋病而補。靜。補。亦晚矣。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皆。滅。滅。亦遲矣。佚人則不待。

卜勿十一

百產堅氣二

卜四

老而先証於滅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駾音戒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駾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駾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子之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又可知矣駾與駾同謂改百姓之觀聽

也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
君則愈失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
脩飾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
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

者問講
求之意

演以善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

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

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徒河反聞之帥弟子而

跋音存於窾音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

跽反芳附河

卜勿十一

五十五至三二

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
爲善毀爵之而爲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
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
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跋窾務
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爲者哉則
二子備之也名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
至人無名人不
得而慕之焉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
言吾安得夫音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筌魚筍也蹄兔置也在道則爲言說之喻
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

專一自家庭理會而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
成筌蹄得是外人而與之言庶可有以行不言
之教矣方壺外史說是一篇已爲作亂詞戮
外亦不可必辛

甚憂兩陷

莊生活鮒
東作矣
竊此含珠
非譽兩忘
神龜則刻
游而不僻
六鑿不入
凡彼有不
草木生之
老因滅休

玉石俱焚
利害相摩
大器晚成
事之何如
去汝躬矜
躊躇興事
至言無用
順而不失
道不欲壅
恃此生息
病以植強
靜補

忠遭剖戮
生火實多
任公釣魚
而友弗顧
蚩彼大儒
與汝容知
知有所以
畫地以趨
心有天游
竇不欲塞
春雨日時
勞者莫知

非佚之所
小人所合
由光潔身
得意忘言
吾與之言

神不謀聖
君子耻焉
慕名者累
得魚忘筌

聖人不問
演門善毀
胡死而跋
安得斯人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

音支

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

去聲

其子媒親

父譽

平聲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

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

是之異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

是爲耆艾

五蓋反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

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因以曼音衍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
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
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
不然惡音烏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
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

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
種上聲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中
寓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卮言則往日
之寓言者十謂已之言未能直證往往
物之以相比論彼親父不能為子媒者
父之譽之不信若非其父者言之譽也
信其父而信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
而論其亦不非得已焉而姑有所托以
之信者乎此非我之罪也信我者之罪
也又凡人之情直喜其與已同而惡其
已異同則是之異則非之是以是非同
異

異者原之而見以謹者古之也而有以卒
雖非自所吾於消浪卮詩道年經聞止莫
言箝不言復是歲笑酒所也本緯見言有
之其齊之以乎月傲之謂不先本而也定
而口故不言是大爭言陳知而末取重故
未而不齊齊非理論和死人曰漫正言吾
嘗不若皆之同本是理人道無無於者以
有言不成則異至非而陳則所所耆借重
言也言不我紛齊之出苑亦先知文重言
也不以齊之然而言却人陳者徒者古止
故爭待何所不人曼非何人謂以然人之
曰是其者言齊則曼世重而其年雖以重
終非自彼之因各衍俗之已不稱然爲言
身不齊我齊其執行卮有陳知非年質十
言論不之與不其儘酒卮人立所先如七
未同言見彼齊所可間言即人先矣人所

而生始終循環莫能得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生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而有至齊者。在焉。是謂天均。天均者。天之倪也。卮言之所出。和是而已。和如羹之。和字於卮字上。下得最有情。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音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

義陳乎前而好惡聲並去是非直服人之口而
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五各立定天
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
亦據吾夫子六十七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夫
子之言夫子受才乎大原本受才即降才之
本猶太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
覺之性以前有生若鳴而生當律言而當法利
義陳於顯發然以言教者直其人宜之固靈
性之所及化夫則能使人心悅誠服而
已惡可以立是謂以一止而止衆止非盛
而不敢迂

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
蓋莊子與惠子語猶覺有辯夫子則未見
有與之辯者此尚不能得其口服何
況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音洛後仕三千鐘不泊其器反吾心悲弟子問

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下同其罪乎

曰既已縣矣夫符音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

視三釜三千鐘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泊與及相映不泊謂
厚祿不及於其親無所縣其罪謂無所縣

其忘親之罪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而己有所縣於祿矣何則無所縣者可以
有哀乎彼無所縣者其視釜鐘之祿若鶴
雀與蚊虻之過吾前也何大何小任其來
去而亦何足以及櫻吾念哉故因其哀而
其心有所縣因其縣而不知其心有化必
進此一步然後爵祿不入於其心
而胸次灑灑一塵爲之掛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音其曰自吾聞子之言
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
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音烏下同乎其所適惡乎其
其所不適

此自上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上透下意
來以生死而論有爲無爲言人則不能
無爲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爲而貧賤則有貧
賤之爲死則同歸於無爲而已故曰生有
爲人也死也勸公之爲言同也以下一勸字
勸人灰心滅意以勸慰要人解其天殒其
以死爲悲急爲勸以返吾真夫無自也死
天有自同証寂滅以返吾真夫無自也死
也有自謂自也而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
有自謂自也而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

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遯
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自如是則其始也亦
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
汝果所以爲然乎以爲然則惡乎其所以
乎其所以不適而生欣戚於
其中耶適者快適之意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音烏乎求之莫知其
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
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音耶
下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同

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言天則
有曆數矣地則有人據矣吾惡乎求之曆

數人經然相逆又之者不必之此有
謂地以則生之鳥得妙故盡盡何而
日理謂其莫者無得謂有曰然壽其
月據之故以始而之屈有暴則敢
星人求其主則謂有有以善者鬼當
辰耳是之乎莫之伸者相不耶以
目之也終其有鬼應未盡造其無
數聞夫不莫其命以神若必天化所
其見天盡知若始耶遣乃福之又
石地然其全蓋去氣何惡似妙養其
巫所文夫終何然命執機其者無其
氏及理理必必有命耶始終有貢是
之者乎有終有定圖也書禹之
書禹貢是也

有則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

音影下同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

向也括而今也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

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

有而不知其所以予

蜩條音甲

也蛇蛻

吐臥反

也

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

徒門反

也陰與夜吾

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

耶音

而况乎以有待者

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

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此一段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火日
之喻更覺新奇叟叟景稱罔兩之詞稍問
猶云末論言我所以耳予則蜩之甲有所待而
蛻也又不似之而實非蓋甲與蛻一甲離於形
則不相聯屬無復俯仰行止之相肖又吾屯
之與形其離有其合亦自陰而有時火與屯
也屯則謂聚而不去之景若陰而無日與屯
火者耶然彼亦不能自形也非吾所以待無
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者尚有所以待之
而況主張有不能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
所待乎彼則我與之俱健動則我與之俱
與之而俱往彼健動則我與之俱健動此

箇造化又是自然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又何以有問乎三彼字即齊物論中非彼無我之彼有疑則須問不消疑又何問之有乎蓋罔兩問景正欲求得所以之故而景答之如此則信乎可以無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

音貝

老聃西遊於秦邀

古堯反

於

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

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

進盥

音管漱反

又

巾櫛

莊乙反

脫屣戶外膝行而

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

音閑下同

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
音。眴。眴。音。虛。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陽子居醵。反。子六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
煬。羊尚反。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睢睢眴眴。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
人將畏而去之。太白白二句。見道德經辱者
耻而自藏之義。太白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
不足不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陽子
去其矜持深自昧晦忘形。混世歸來而舍
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

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
挫銳解紛正是此意方壺外史篇卒復爲
亂詞十九
寓言日出
卮言而齊
不子則謝
夫子則謝
進覺前非
及此大妙
彼強陽者
盛德不足

重言十七
父不媒子
和此天均
情懸釜鐘
德與年造
生以死奚
何死問乎
去汝睢盱

和以天倪
陳不先天
勤志服知
惡可及化
鬼入天無
鬼命有無
太白若辱
舍者爭席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雲錦堂

無字集

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著眼處只在語意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在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則一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無辨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甫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

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音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爲物所累上治之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已矣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俗者也。

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爲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去聲下同皮毛夏日衣葛絺音笞春耕種形
足以勞動秋收歛去聲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
何以天下爲哉悲夫音符子之不知予也遂不
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音權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
未至也於是夫音符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
身不反也

捲捲動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
德者故德爲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
爲而巳矣

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復記此
人無擇一條故斷此條爲竄入者

大音泰王音丹亶音上父音甫居音賓狄音人攻之事之

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
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
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
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輦音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夫符音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
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

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孟子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却甚正真可以藥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人人熟有用處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素羔反患之逃乎丹

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

搜援爰音綏登車仰天而呼去聲曰君乎君乎獨

不可以舍音捨我乎王子搜非惡去聲為君也下同

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

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所謂無以天下為
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書之言曰左手攫俱碧反之則右手廢右手攫

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

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僖聞之而稱善也

曾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

鹿麕也

布之衣而自飯

上聲

牛魯君之

使

去聲下同

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

家與

平聲

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致幣顏

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

去聲

使者罪不若審之

使者還

音旋

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顏闔者真惡去聲富貴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反救雅苴反側雅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

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

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爲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其真也故以其真

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爲有爲之法故聖人

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

堯舜者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
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

平聲

者輕也夫

符音

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爲謂事之所爲
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
笑之而彼不以爲非也其所者之差也凡
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爲不好

去聲

士乎鄭子陽即令

平聲

官遺

去聲

之粟子列子見使

去聲

者再拜而辭使

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

音撫

心曰妾聞

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

音洛

今有飢色君

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音耶

子列

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

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

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去聲

而殺子陽

有上好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栗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爲國人

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

見幾之明者矣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

反國將賞從去聲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

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上聲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音現

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
得見今臣之知去聲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
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去聲而避寇非故隨大
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
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
處上聲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去聲我延之以
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音符三旌之位吾知其
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

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
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
不受也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
為小官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

疾私反

以生草蓬戶不

完桑以為樞

尺朱反

而甕牖

音酉

二室褐

寒入聲

以

為塞

僧入聲

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

中紺

甘去聲

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

憲華

花音

冠縱

洗音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

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

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遂

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

符音

希世而行比

去聲

周而友學以為

去聲

人教以為

去聲

已仁義之慝

吐得反

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茨苦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

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

也履不着根曰縱華冠裂如開花也希世

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

以爲人而教人則曰爲己此便是學問不
眞實處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
也慝

曾子居衛溫溫上聲袍無表顏色腫噲音快手足

胼薄田反胝竹尼反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

冠而纓絕捉衿而肘竹九反見音現納屨而踵決

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
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
見言袖之短也納屨而踵決見履之敝也
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
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
其志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
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
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
非莊子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
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飢反然粥反之六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綵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

樂

音洛

也回不願仕孔子愀

秋小反

然變容曰善

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

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

去聲

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忤

音昨

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

之得也

丘之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去聲乎不能自勝而強
上聲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魏牟萬乘去聲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
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
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
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
而公子牟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

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神元神則而虛靜恬淡寂
蓋人無爲乃本然之性識神元神則而虛靜恬淡寂
冥無爲乃本然之性識神元神則而虛靜恬淡寂
著其事氣質之性一也所以學道之人務
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
後吾心之真性始得在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
雜而神之惡欲之在自惡之免矣夫我之從而長
之從是謂重欲其已自惡之免矣夫我之從而長
有夭壽者乎分神明神受傷重傷之強而不從而長
死也莊子既紀其神事因言魏牟甚以公去人而學
道比之韋布之士熏習左右深故其勝之也
愈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
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素感反

顏色甚憊

皮拜反

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
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
孔子推吐回反琴喟苦位反然而歎曰由與賜細
人也召而來吾語去聲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
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
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
窮於道臨難去聲而不失其德天寒旣至霜露
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阨於
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圯許
反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音洛下同通亦樂所
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

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

首

藜羹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凌轢夫子
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也屹然奮舞
之貌潁陽丘首皆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
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誰能
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去聲漫武諫反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音零之淵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竄入不若是而已猶言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音務光而謀瞽

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

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

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

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
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去聲吾不恐數音朔聞也乃
自投稠音同水而死

湯又讓瞽光曰知去聲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

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
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去聲我享其

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恐久見也

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着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爲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爲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

上聲

於孤竹曰伯夷叔

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

其於人也忠信盡治

去聲下同

而無求焉樂

音洛下同

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

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

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

去聲下同

以說

音悅

衆殺

伐以要

平聲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

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

闇周德衰其竝音傍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心於邀福其忠信盡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我歸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

死士可賴得竝而衆阻上殷言更政
直之已此已讀易謂其則之不其爲
老甚故孤言曰暴自甲用亂幸行政
而詞甘高二傍謂陳兵謀而人事言
死旣隱亢子塗推其以而遽國也政
耳曰而戾之即尊功保下爲之又治
此采終之於塗亂德固則政壞如一
段薇餓行富炭德以自用是亂此循
文焉耳以貴之之說已賄已而不其
亦得按激苟塗周衆之阻上乘以舊
可長二於義言以人威兵謀之人章
觀餓子世在自易之嚴而而以之而
餓直可汚暴心揚呆下收壞無
死以受也虐志行威行功而心
亦義必苟之推以謂貨若自於
文不不可殷亂說險謂見成變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無字集

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
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
而一繩以大道之自熱的有至理古德喝
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
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
下萬世之大僂乎予故表而出之使魚目
真珠不混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之石盜跖從去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

諸侯穴室樞反尺朱戶謂啓人之戶樞安有橫

行大盜而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
爲是者乎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
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
小國入保曰小城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
夫音符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
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
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去聲
先生羞之丘請爲去聲先生往說音稅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
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
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
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
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以鼓辱人反
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
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音泰山之
陽膾反古外人肝而鋪反布吳之孔子下車而前

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
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
上聲指冠曰此夫符音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耶音去聲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
枝木之冠木遇枝則多錯節故可以爲冠帶死牛之脅許劫反謂
革多辭繆音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
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古堯反倖於封侯富貴

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
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
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
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
足案劍瞋赤真反目聲如乳如櫛反虎曰丘來前
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
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
去上聲長上聲貴賤見而皆說音悅之此上德也知去聲

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反旦果敢

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

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

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去聲黃

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去聲將軍耻不取焉將

軍有意聽臣無稱臣之理臣請南使去聲下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去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

諸侯與天下更

平聲始安得不上

罷兵休卒收

養昆弟共

音恭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

去聲而

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

音符

可規

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

長大美好人見而說

音悅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

德也丘雖不吾譽

平聲

吾獨不自知邪

音耶

且吾

聞之好

去聲

面譽

平聲

人者亦好

去聲

背

音佩

而毀之

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

盜石士已

角音至二

日

恒民畜

許六反

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

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邪

音耶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

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

音象

栗暮栖木上故

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

積薪冬則煬

羊亮反

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

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

其父與麋鹿共處上聲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
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
與蚩尤戰於涿音卓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
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音弑紂自是之後以
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
扶公反衣淺帶矯紀表反言僞行去聲以迷惑天
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

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

辭說

音稅

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

上聲

其危冠

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

音弑

衛君而事不

成蒞

莊居反

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

音耶

則再逐於魯削迹於

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

路蒞此患上無以爲

去聲

身下無以爲

同上

人子

之道豈足貴邪音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

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傳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

文王拘姜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熟同

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上聲反其情性其行

去聲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

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去聲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

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其股以食音嗣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

而去抱木而燔音煩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

異於磔反竹客犬流豕操反七曹瓢反俾搖而乞者

皆離去聲麗也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

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

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稅音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可以爲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色又死喪反去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聲五日而已矣笑有不同若踞之笑無取也天與地無窮人

死者有時操

平聲

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

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

音悅

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

吾之所棄也亟

紀力反

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

上聲

車執轡

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

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

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

跖邪

音耶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

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

自灸

反又

也疾走料

音聊

虎頭扁

音鞭

虎須幾不

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爲耆艾人而無人

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去聲無行則

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
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
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音符下同滿苟得曰
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
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
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爲子張問荅子張之意主於爲名利之媒乎蓋人行言汝何不脩行以爲名利之媒乎蓋人

而無行則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
人任不信則人任不信如獲上信民之類
名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
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
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有見
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爲者乎分
明是爲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
見若此苟得則以爲名利者不在於脩行
而在於無行往往見得無耻者致富而多
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
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耻而多信故觀
之利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無耻而多
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
也豈真一無所爲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
之抱言與之相守而抱不離也二子之見
得固不足論而子張學道於聖人之門其

言若此其亦干祿門達之病有未盡祛者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

臧聚曰汝行

去聲下同

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

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

謂宰相

去聲

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

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

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音弑下同兄入嫂

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

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

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

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
故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作宰相而美之
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子未必其貴也
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
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
之貴賤卒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

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爲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爲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爲而考其所以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爲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子張曰：「子不爲行，去聲。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

義，長上聲。下同。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

湯放桀武王殺音弑下同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

適丁歷反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

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子張又言子不爲行將使人道滅絕故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爲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爲行乎哉將不爲行乎哉

且子正爲去聲名我正爲去聲利名利之實不順

於理不監

本作鑑亦

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

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去聲下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抉反易穴

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

之患也鮑子立乾

音干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

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

行故服其殃離

同罹

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
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
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束
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
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

然棄其所當爲而殉其所不當爲則一而已矣故爲之而言曰無爲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爲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猶云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只是一箇無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枉而極非極之極非極之極有之極非極之極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大要獨成而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淫於富也無理比干而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佛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得許女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

音符下同

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音洛下同

意之

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

去聲

不足邪

音耶下同

意知

去聲

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

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

上聲

者

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

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
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
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
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故
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
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
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柰何子獨無意
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

力有不齊而不忘耶。知和言或此等推求正理爲理束縛。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其。主。張。故。曰。是。專。無。主。耳。聞。見。中。來。胸。治。化。同。流。合。污。故。曰。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爲。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爲。安。體。樂。意。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攝。生。之。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爲。安。者。也。意。自。常。安。未。有。以。危。爲。安。者。也。就。利。之。人。祇。見。其。有。疾。與。恬。愉。之。疾。休。惕。之。恐。而。已。今。也。其。體。不。休。惕。之。恐。亦。不。知。但。知。爲。其。所。爲。而。不。心。

知爲其所所以爲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知其有此故不以其所爲者害其所以爲今也不知有此是以雖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夫以至富至貴者而尚不免於患又況其下焉者乎

無足曰夫

音符下同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

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

音協

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

去聲

謀而以

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

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而樂^{洛音}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去聲}避就
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
之知和曰知^{去聲}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
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

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平聲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

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
不待師教而自天然知此性也以此爲性
正謂認賊作子天知我之貪着然亦未見其
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着然亦未見其
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禮度之故
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於禮度之故
外是不以常自足而不敢何者無以爲故
不求是求故不知爭也乃若所求所以爲其
之不足求故不知爭也乃若所求所以爲其
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棄
天下而不自求廉則貪之實非在外者也
夫有餘而棄不爲廉則貪之實非在外者也
也又反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
爲天子富鑒之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
而以其驕人戲人豈常度哉計其違度而
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

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可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已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與則非矣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待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管籥之聲口嗛苦簞於芻豢

醪力刀反醴音禮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

亂矣佞音礙溺於馮音憤下同氣若負重行而上上聲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去聲欲富就利故

溺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上聲下同可謂

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醪在遙

反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刳許業反請

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

卷之十一

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
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音丹以反
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
求之利則不得繚魯弔反意絕體而爭此不亦
惑乎

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絕旨甘儉
約以養其生縱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
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
足言凡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
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

有言聲則色可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噍於味
其意不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
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爲
佞或洩於下而爲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
登高山不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愒無窮之求
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
澤則馮氣而憊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
於阿堵暴於耳而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
不能舍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
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䟽外則盛其僕從
可謂不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然則體亦安
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竭其財貨單求
省一旦患至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
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

見利又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鑒繚意絕
體而爭此賈禍之物不其大惑乎哉盜跖
篇所設三段膚淺畧俚至其破市井
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劍第三十

無字集

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趣薄而理道踈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侯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

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去聲之不厭

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苦回反患之

募音慕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

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

去聲

者俱往見太子

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

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

去聲

者夫子弗受悝尚

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

之喜好

去聲

也使臣上說

音稅

大王而逆王意不

下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

臣上說

音稅

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

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

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公步

反

頭突鬢

反必办

垂冠曼

反莫干

胡之纓短後之

衣瞋

反赤真

目而語難王乃說

悅音

之今夫子必

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

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

办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

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

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音悅曰天下

無敵矣莊子曰夫音符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

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

子休就舍待命令音平設戲請夫子王乃校音教

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

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

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

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劔曰有天子劔
有諸侯劔有庶人劔王曰天子之劔何如曰
天子之劔以燕音烟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鏑音各
反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湣又韓魏爲鋏音古
反包以四夷裹音果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
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劔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
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劔一用

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
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音智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
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無
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
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
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
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

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
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
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
劍無異於鬪鷄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
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去聲庶人之劍臣
竊爲去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上聲殿宰人上
上聲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
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

斃其處也

蓬頭謂不裹其頭故鬢髮皆突然而上指
垂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纓
而反文也衣短後所以便事語難作平
聲讀言其進也辭艱重也示之以虛開之
利誘其勢必伏也後之以戲先之以至驚
擊使其勢必伏也後之以戲先之以至驚
如使虞敦劒匠把之也敦鋒劒戲先之以
劒口也銖劒匠把之也敦鋒劒戲先之以
食以示敬也劒匠把之也敦鋒劒戲先之
作自愧者非也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無字集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哺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音投袂面世行原以上聲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

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平聲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平聲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

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反回

琴而起曰其聖人與平聲乃下求之至於澤畔

方將杖屨音饒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音向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

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

竊待於下風幸聞咳苦代反唾吐卧反之音以卒

相去聲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去聲學也孔子

再拜而起曰丘少去聲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

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
相從同心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
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
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去聲之美也四
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
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
妻妾不和長上聲少去聲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
勝音升任官事不治去聲行去聲不清白羣下荒怠

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
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
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
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音勅百姓淫亂天子
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
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
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挈音撓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略一番春秋後倫不順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

反祀知

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

其事而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希意道

音導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

去聲

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

譽

音餘

詐僞以敗惡

去聲

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

容顏適儉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

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敗惡作奸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隱惡之匿於心者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

所謂四患者好去聲經大事變更平聲易常以挂

音卦功名謂之叨吐刀反專知去聲擅事侵人自用

謂之貪見過不更平聲聞諫愈甚謂之狠胡懇反

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

此四患也能去上聲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

巳

挂高掛也言喜爲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
功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爲已
有

孔子愀

七小反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

同罹

此四謫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

去聲

迹而去之走

者舉足愈數

音朔

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

去聲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上聲下同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

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去聲惡去聲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

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

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

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上聲下同哭者

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音洛下同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

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丁南反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祿祿與碌碌同老子玄碌碌如石湛沉溺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

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
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
去子矣乃刺七亦反船而去延緣葦間顏回還
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
而後敢乘子路去聲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去聲下同
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

子猶有倨

音據

傲

五報反

之容今漁父同甫杖屨逆

立而夫子曲要

平聲

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

乎門人皆恠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

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

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

去聲

女音汝

夫

音符

遇長

上聲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

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

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

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
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
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
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
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
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
之幾亡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

爲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述
太初散人孫大綬伯符重校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爲莊子著述將
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音務人伯昏

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欲驚馬曰惡音烏乎驚曰

吾嘗食於十餐音漿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

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

音符下同

內誠不解外

謀

徒協反

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

整

子兮反

其所患夫餐人特爲食

音嗣

羨之貨多

餘之羸

音盈

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

是而況於萬乘

去聲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音智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

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上聲

已人將保

汝矣無幾

上聲

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瞽人北面而立敦

音頓杖蹙

子六反之乎頤立有

間不言而出賓

去聲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

先典反

而走暨

其器反

乎門曰先生既來曾

音層不

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

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

汝也而焉

於虔反

用之感豫出異也心且有感

搖爾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

音鵠

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巧者勞而知音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音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音遊者也

餐賣餐者之家也十五舉成數而言食十餐而五餐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餽愛之敬之故食之故讓之也賣餐者可謂賢矣而列子則固驚焉者何古之真人不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不知也今也內誠不解而外謀成光不耀謀動不能渾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之學是故能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凡人酒肉以尊高矣而賣餐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以貴我而整其為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而整其為利

之之心以享賓夫饗人者特爲食羹之貨多
餘之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見我若若使
利也乘之君身勞乎國而知盡於事倦勤若此
萬乘之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
使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驚也於是以伯
其善哉汝之何處善已若此將以爲昏
督人曰善哉汝之何處善已若此將以爲昏
保人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此將以爲昏
不保足之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履滿則
保之者果若其衆也於是不言而伯昏之履
家住杖支願立而有間不言而伯昏之履
而迎之求言以藥救矣其所病督人曰曰
汝病不可藥矣吾固告汝曰曰人已將言
汝使汝聞我之言退矣自警省則必深不自
昧今使汝聞我之言退矣自警省則必深不自
汝乎使汝能保汝易使汝人矣而不保汝難
用

保爲哉夫大大道以無心自然爲常感人而
至於豫出大是異事豫出即孟子所謂霸
者之民驩虞如也才之猶云本性之感惇爾
本才甚無謂也本才猶云本性之感惇爾
生而有感感而出豫何謂乎大道哉且凡與
汝遊者皆淺見之人莫所有以大道之言盡
人心相告者皆淺見之人莫所有以大道之言盡
人毒我昔所謂惡人將保汝蓋警之也而子
莫覺莫悟矣則惡人復有與汝相警之也而子
既又教之凡天居於下無以巧知汝相警之也而子
有憂勞不若自居於下無以巧知汝相警之也而子
而心常在故汎乎若不能繫之雖無所求心皆
而遨遊者也若虛而稱遨遊有觸而怒
之者矣憂勞暗應任事而効功求食暗應
餐數句皆韻叶可讀
蓋莊文之有節奏者

鄭人緩也

申音

吟裘氏之地祗

支音

三年而緩

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

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

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

冢音浪

既

爲秋栢之實矣夫

下音符

造物者之報人也

不

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使彼夫人以已

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

猝

于骨反

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

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言鄭人誦讀於裘氏之地，三年而儒術成。河潤澤及三族，言其利澤及人之遠也。又以潤澤之餘，使其弟翟學爲墨者，兄弟二人各以其學自相雄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助之，使年而緩以不勝其弟，自殺見夢於父，曰：「使而有子爲墨者，誰乎？」我教之也。我與季子亦垂恩矣，而父盍嘗視我之墓乎？我之墓木已恩而無報者，以爲父尤莊子則以造化之有。

理而論天天之天使報人
於人之天也天使謂彼爲墨也
熏習之氣故天爲墨而墨分中帶得
前世因今生作者是故今生佛語所
報也彼固天者使彼爲墨爲功旌其
而夫緩也彼固貪之賤視其親謂成
有以異於他齊人而之賤視其親謂
生彼者等耶民猶齊人之井飲此井者
齊人即齊民猶齊人之井飲此井者
耶鑿地出泉以往來井井造物者不
而人固專之泉民猶齊人之井飲此
人凡有固專之泉民猶齊人之井飲
至人無恩相而市私恩者皆緩之
而況有道上德不務道德而務施
之功爲己者耶不務道德而務施
之

成也。天刑謂天之成理。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遁天之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則。不。遁。天。之。刑。矣。小。人。反。是。

莊子曰：知道易，以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勿。言。爲。難。蓋。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矣。故。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一。人。而。已。古。之。人。天。而。不。人。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也。教。不。言。之。教。也。深。哉。

朱平

音平當

漫

末旦反

學屠

音徒

龍於支離益單

音丹當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龍之為物神異變化本不可屠乃有學其技者殫千金之產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於有伎倆則終無所用矣惜今之學屠龍者多而龍終不可屠也徒自失耳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止

天下之兵起於爭而人心之爭起於必必期必也一有期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

是子得求者也言兵意順嘗得待不則之
讀爲已則也衆聖而也於與如之必至則
者老而不若人人亡以兵之此如者於相
得子用得順以以乎取之相而小謂兵尤
之註之矣於不必此必道忘聖之知故相
言疏終然兵必不以而則於人事其聖責
表此不而故必必世行行無以大理人而
可解可兵行之上諦有而事不弱勢以爭
也爲恃者而下德論求有而必之之必端
也不有德而者之求無待事必不自
故祥求而行也道矣兵之強然必此
恃之求行無若幾求衆故其而故起
之器則有爲以何即人雖必猶無矣
者聖得爲之道而必反或然以兵爭
亡人之之事法不之是見者不必之
莊不不事者而恃之故忤當然而大

小夫之知

去聲

不離

去聲

苞苴

子餘反

竿

音干

牘

音獨

敝

必世反

精神

乎蹇淺

而欲兼濟

道物太

一形

虛

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去聲毫毛而不知太寧

苞苴以禮物相遺餽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乎此乃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乎道物也太一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

在何處虛則無情苞苴竿牘欲以奚爲所
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常思一念不起萬
緣皆空然後始合於太一之虛若彼之憧
憧往來徒迷惑乎宇宙之間爲形所累耳
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即太一也彼
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
之鄉其應物如斯也則如水之流乎無形
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流乎無形泄
矣而不留物矣而卒莫之有爲若此過
悲哉汝之所爲乎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毫毛即蹇淺之意太寧者未始有物之初
無有乎紛紜轆轤之擾者此緣以苞苴竿
牘四字說盡世情欲學道者也斷緣
簡事莫此爲先此入道初關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去聲宋王使去聲秦其往也得

車數乘

去聲下同

王說

音悅

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

莊子曰夫

音符

處

上聲

窮閭阨

於解反

巷困窘

與隕反

織屨槁

苦老反

項黃馘

古獲反

者商之所短也一

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

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

祖禾反

者得車

一乘舐

食紙反

痔

治紀反

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

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

音耶

何得車之多也

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

困窘織屨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於
織屨之業也槁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
黃其骸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商自狀
其昔之困也若此而以此今之所得者自
志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痊猶
爲中治從而舐之多則治愈下矣治愈下
事愈難故得車多今也治愈得車之多倍
舐創之醫是必所治者愈下故所得者愈
多也子之醫是必所治者愈下故所得者
說萬乘之君自治豈非有其疾耶蓋以匹
以得志而欲大悅其心非大悅其心則不
也孟子志而欲大悅其心非大悅其心則
固其宜謂之爲妾婦莊子非鄙之爲舐痔
焉耳

有瘳

勅由反

乎曰殆哉圾

魚及反

乎仲尼方且飾

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恐性以視

與示字同

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

符音

何足以

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

音餘

誤而可矣今使民

離

去聲

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

休之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也以支爲旨以枝葉之言爲美也恐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學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窠臼矣夫何

足宜而與民乎彼宜汝與予順與謂彼若與
汝宜而與之乎彼宜汝與予順與謂彼若與
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言誤而可用之則可
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其實
而學為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
休人之休之言勿用以莊老譏侮聖人只在
教人習於威儀文詞故流弊至此想其去
聖人百有餘歲一時學為儒者大都離實
學偽莊子憤世嫉邪亟遇亂源未免歸咎
夫子身上許如云好箇僕被東坡教壞知此
意然後許
讀莊子

難治也

施去聲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

古音

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民之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
知而天之而天下皆順治矣今也施敬於人
而不忘其敬施信於民而不忘其信則是以
以有心得天欺則詐而天下皆以有心得應
而於此視天之普萬物而無心者則有問
由故曰非天之布猶布濩之心者是以商
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
工商國之神則天而巳矣道而已齒之而
齒人而不天宜其不爲所齒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

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音之離內刑者陰陽

食之夫

符音

免乎

内外之

刑者

惟真

人能之

之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
桁楊桎梏內刑則心之靜而多過愆者
宵人當作小人以字義解當爲昏昧不曉
之人人離麗也陰陽食之即前內篇所謂有
陰陽之患者大抵外刑之人或可以倖免而
內刑則無得而逃之者有能超然而不爲
所累其惟
真人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夏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

愿

音願

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

音懷

而達有堅

而縵

武諫反

有緩而鈇

音捍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

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

寸忽反

然問焉

而觀其知

音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

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

上聲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

人得矣

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
每相反有外若謹慤而內實盈溢者有內

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有
心乎曰聖
有盡之而九徵於此者要發露於
五常而九
有相達者相達即相濟之意有
內外實鉅急持而
內反纏繞者有外若和緩而
有始進若銳而終退反速者
熱之喻人欺之不可知之如
此故君若渴若
遠以觀其欺能否使之近以
觀其慢否理之
煩劇以觀其能否問之倉卒
以觀其慢否
急期易至於私已信故急與
之期以觀其知
臨財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
危財以觀其
臨難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
酒以觀其
中酒易至於情慢故雜與之
以處人以觀
雜居易至於不肖之情得矣
蓋小人之性
九徵備而於此者或發露於
彼故以九
常定矜持於此者要發露於
彼故以九
盡之而九徵於此者要發露於
彼故以九
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
有

正考父甫一命而偃紅矩再命而僂力矩三
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
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

三

100

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士也二命大夫三命卿也曲背曰偻身伏曰俯三命而奔走言不敢當路也夫其爵愈高而心愈下考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爲道也孰敢不取以爲法則乎若而人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不敢名人以讓爲德者之唐許何如哉唐堯許由皆人也名之倨傲可知而夫指諸父不敢名人也今之人而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接音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道者無爲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爲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德者，心之既有，心復有，有睫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無而亦足，以害眼。喻如真常應物，雖爲六用之必然，而爲其所累者，多及其所有累也。而欲從事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累，則是以病而求藥，禿而施髮，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學道之人，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嬰兒而後，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去聲也。而吡反。匹爾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不爲，豈知

不爲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爲伎倆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反人鹽長

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

偃佚反於丈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去聲慧

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回公

反達於知去聲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極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貌美則姁好有髯則瀟灑長而大則魁偉氣不萎靡曰壯口有微詞曰麗有力強悍曰勇膽有決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必窮

也窮也而究其極則多過以恃壯取敗故多以是
恒忌之取於造物亦必忌之
此窮之所不免也緣循不能通曰自立之貌偃
使隨起隨倒之義心不若人而造而却有心有必達
歎者畏三達者亦是人俱不謙而受造而却者益達
之理此箇達之當又如皆是耳非謂八物之皆窮者
而此論其理達之者當又如皆是耳非謂八物之皆窮者
一府也知慧則達者又皆此三等八物之皆窮者
則取怨憤仁義一多外通勇動一等府人也知慧
生一府也達生之情則造仁義則多府也知慧
大知矣此天一府最爲上乘達知實際多府也知慧
於大知則知天一府最爲上乘達知實際多府也知慧
也則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又達

命之上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去聲以其十乘驕

穉直吏反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

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

曰取石來鍛丁亂反之夫符音千金之珠必在九

重平聲之淵而驪力馳反龍戶感反下子能得珠

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

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平聲之淵也宋王之

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子今反粉矣。

驕釋莊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釋子之色者，緯蕭以織，葦為業者，子尚奚微言必為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有光彩，為龍所覺，則其禍不測。以之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一有悔悟，則此輩整粉矣。蓋危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去聲，曰：子見夫符音犧

牛乎？衣去聲以文繡，食音以芻初音菽叔音，及其牽

而入於大音泰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
喻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音机萬物
爲齋音賁送吾葬具豈不備邪音耶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
鳥鳶食在下爲螻蛄音樓蟻音魚食奪彼與此何
其偏也

天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有身則有生
死則有欣厭然欣之不可留厭之
妄生貪着無益也古之至人知其
常是以等身世爲逆旅視生如旦
幻泡影石火電光種種譬喻不一
非欲人解其天殒墮其天袞安時
害不于人於心而先生死無變於
法所當講者莫先於此此關不撤
有碍撤則一了百當頭頭自在矣
云一物滅了故非幻不滅宗鏡云
無終故知死生之說不精氣爲物
反以讀莊子之情狀不讀三教之
可是故知鬼神之故知此身之無
知此身之無用此等說話直是悟
踈蟻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撤
處故

衣薪葬野不樹不封古人之見高出
後世此不可與迂儒道之達者可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

徵明者誰爲之使

去聲

神者徵之夫

音符

明之不

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
外也不亦悲乎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
言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平也終於
不平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之言不言
也若以不徵徵人則其徵也終於不徵而
已以是知不平之鳴不可以齊物無稽之
言不足以取信若我之卮言日出和以天

倪則非不平之平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重言十不誰以爲之者艾則非不徵之
人之聰明自然之靈覺有神不可者徵之
神則天性自然之靈覺有神不可者徵之
力與乎其間明之勝神也矣而愚者知
顧恃其所以爲功不神亦悲乎外謂已
之乾慧點識蓋指一爲時談說之悲乎
公孫龍之徒復無微獨辯與天下持者
既不平而理復無微獨辯與天下持者
篇終一段分理明槩括全經後篇明可
甚有輕重條理讀者也方壺外得草爲
方見良工心苦也方壺外得草爲
禦寇之齊心十餐餽五中道亂辭而驚
人將保汝心十餐餽五中道亂辭而驚
將焉用之泛彼虛舟哉緩也造物使彼
報人之用天何哉緩也造物使彼

知人而不知天易
竿牘苞苴倆
舐痔得車齒
神者弗齒
曷軌三命
凶首中德
大達者隨
得棄焉驕
愚者安恃

勿言實難
龍屠底用
皆爲不祥
乃爲形累
使者可恥
真者無刑
而庸九徵
達占三必
小達者遭
不平焉平
神能勝明

知而不言之
兵恃則亡
小大之知
焉知太初
施非天希
內清外寧
賊起睫心
窮究八極
不食爲何
徵焉徵憾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爲字集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已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末舉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音乎在曰無乎不

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

成皆原於二不離去聲下同於宗謂之天人不離

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

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去聲以樂爲和。

薰許六反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

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音煩

息畜許六反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順倫反天地育

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六通四辟

婢亦反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

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

明之詩以道

音導下五以道同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

去聲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去聲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

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去聲

譬於耳目鼻

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
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音遍一曲之士
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
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
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
其所欲爲以自爲方悲夫音符百家往而不反
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
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兆之無謂貫於人也不即聖之所以道方
於曰疵之金精天者離外有本謂爲術術
變至以曰石者人不於王所性道至者道
化人言神如凝即離宗之生降德故各術
謂以其人鬼聚所於謂業聖衷也列爲之
以天德不神精謂宗之也即於神而其局
無爲至離然神畸是天言內天何叙所於
爲宗矣於是萬於以人神聖者由之欲一
爲以極真則古人無宗明之且降而爲方
體德矣者所不而爲即德德有明總以者
以爲無本謂朽侔宗所業也靈何歸自也
有本以然人能於者謂皆王覺由原爲言
爲以加之而感天也未出有謂出於方天
爲道矣真神天者謂始一所之神一又下
用爲故極者地不之有原成曰謂一且之
此門謂純故能離天始故王明人即各治

則聖脩人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何故謂
之曰聖人能以義禮樂爲事而有內聖而
若夫仁之以中則義禮樂爲事而有內聖而
慈道而下則賢人君子蓋仁義禮樂下於
失此而法之則事以表法治世之法無過
於齊天爲稽決參者器以爲表法治世之法
爲驗以下稽參稽數則以別天法度所以參
古而準今齒於稽數者則一此而合彼稽者
官此以相齒於稽數者則一此而合彼稽者
之以爲常也於是有乎定紀而秩而不亂大
之息爲道也衣食乎有主政故長民則老弱
寡必使之藏之以於畜養而發政施仁業民
物也古天之人澤及百姓天德王明道兼該
舉

下是則故不自一力或亦設迹多於身莫
之內能判能愛察既稱一於措有曆而不
人聖備天相自焉降而時中紳之數其明
各外焉地通媚以而道有國先散者土於
爲王者之雖也自道之爲則生而如苴本
其之寡美然譬好德自應又類在帝亦數
所道矣析不之一不天迹流能於王足係
欲聞應萬該耳察一下之而言六傳以於
爲而上物不目猶百大所爲之經心理末
自不古之徧口云家亂不百其者之天度
以明之理一鼻偏衆而廢家數則法下所
爲鬱人察曲皆見技聖者析散先世故謂
方而其故之有小之賢故而於王傳其以
往不備人士所知流不君爲天經之明其
而發乎之也明自多明子衆下世史而真
不天因全以而好得功時技而之尚在治

返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段乃
叙文之冒頭細玩則知方術之多
道術之裂也而朴始散而為器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墨翟禽滑

戶八反

釐

力之反

聞其風而說

音悅

之為

之大

音秦下同

過已

之大順

或作慎

作為非樂

字如命

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處兼利而

非闢其道不怒又好去聲學而博不異不與先

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
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
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平聲下同諸侯五重大夫
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
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
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
非歌哭而非哭樂音洛下同而非樂是果類乎其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戶角使人憂使

人悲其行聲去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

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柰

天下何離聲去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徇於
所見於是流而爲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於
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
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墨翟禽
道以澹泊爲宗以儉嗇爲寶於是墨翟禽
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爲之大過已之大
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
遏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
會而爭其爲道者裸葬而無服
非闕而爭其爲道也先王不怒其
同矣而獨不爲先王毀古先王學
樂者始而樂儉約而墨子則曰生
王未始而墨子喪禮而墨子歌自
子達於人棺三寸始而無槨禮而
死不愛此棺三寸始而無槨禮而
此故雖不以桐棺而槨也墨子此
哭而生也非勤哭樂而毀敗其道
其行也非樂其已道之愛已故墨
其順難也天爲勤其死也非樂其
子雖能獨下也柰平常之心哉今
其去王道也哉今使天下中正之
民者天下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音洪水決江河而

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

數禹親自操平聲橐音耜音而九同糾糾天下之

川腓音無胫反脛反刑定無毛沐甚風櫛側

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

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戶葛反為衣以跂

其逆反躋紀畧反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去聲里勤

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

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音誦音不同相謂

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音以觭紀宜反偶

不侔音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

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

意則是其行去聲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

自苦以腓無胫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

也治去聲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去聲也

4

三

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乃墨學之別派以
堅白同異反之辯相應則相合巨子之首弟子
相訾則相反之相應則相合巨子之首弟子
也爲之尸以爲之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
夫人墨子之願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絕
夫墨子之聖人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
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爲之大過已之而却
甚故曰其意則勤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
者以無肱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之墨
也治之亂謂矯拂真性雖已矯拂之惟人
性而得天下也却好之謂矯拂真性雖已
恐弗得極其枯槁而往往不能舍墨子能
教率天之下士而天已至而往宗其學術求
謂豪傑之卒也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
抑之而卒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音志於衆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音刑

尹文聞其風而說音悅下同之作爲華去聲山之冠

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眎音而合歡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

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

反古活

而不舍

聲上

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

雖然其爲

去聲下同

人大

音泰下同

多其自爲

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

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圖傲

反五報

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

爲苛

音呵

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

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

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

去聲

適至是而止

見天以君家義則矜也山文是而無以不
厭下救是中言曰不以上之者止害外累
而不時以國其心能別下徒蓋以於物於
強取之見一薰然行語爲平其風損白願也
見猶戰侮人不有慈以心本其冠而巳其天不
當然上辱能仁與合容宥者之庸作爲事之
時強以說以然者物歡謂以形容此善惡嘉
物聒而其救民請必春直使內之廣善而
議而不君下之關禁攻寢兵主一和
亦不舍也以教其民雖
有也下之關禁攻寢兵主一和
不足故曰其民雖
於二上民雖
子下雖

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然終是爲人太多
自爲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
以支一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
子恒不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
而猶不忘哉天下日以夜不休曰我豈必
五升求活哉所以日夜不休曰我豈必
下救世之士得志而自夜不休曰我豈必
二字頗奇圖謀也傲者矜義其說又以曰
子不爲苛察苛察則非枝不則非別宥矣
物假物則非枝不則非別宥矣
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禁攻而寢兵
學之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粗上
欲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
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
二端是宋鉅尹是而止矣是即指上
文之學術也

公而不黨易

反以鼓

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

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去聲

於物無擇與之

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

步田反

慎到聞其風而說

音悅

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

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

去聲

去

上聲

已而緣不得

已冷

音零

汰

音泰

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

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譏

反苦迷

髀

反户寡

無任而

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去聲

而非天下之

大聖椎

反直追

拍

反普百

輓

反五管

斷

反丁管

與物宛

轉舍

上聲

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

音智

慮不知

前後魏

反五回

然而已矣推

反吐回

而後行曳而

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音遂

也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

卷一 十三 用老 終 八 一

符音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

不離去聲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

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音塊苦對反不失道

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適得恠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

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

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况逼反然惡音可而

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輓五管反斷其

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肆乎鬼反不免於非彭

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既反古慶反乎皆嘗有

聞者也

大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
物而不兩決然然而無主者言若水之決東
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
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
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
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
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
一如不起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

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不能萬
物者亦道中之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
可者乎吾人則當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
則天無棄物若選則不偏教則不至者
有物不偏者矣故曰選則不待教若待教
物而使之然則性之良能不必有所及者
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及者矣
故曰教則不至若與之教必有所及者
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小以成小體
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學棄智
慮去已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
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爲道理當如是而已
曰知不然以天下數句以爲難解細玩則
棄智之意蓋天下數句以爲難解細玩則
知矣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渾
死矣故人皆曰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渾

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隣於傷者也鄰
之不言近也夫謏骸無任大而笑天隣下之尚賢縱
脫無行而非凡椎拍之輓斷大聖謏骸縱脫皆無
知無能之物宛貌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用
使之各適於物用也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獨有是而非而彼皆獨有舍之
軒輊不動而彼貌而知先後魏然已矣推而後兀
然曳而後往者不已矣者無他動也意若風
行若羽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非
也如是以無罪何靜者以自全其於世而無
自如而是之動靜不離於物是建終身之患
無用而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物是建終身之患
譽於人乃譽以於人全也故彼之得言常曰至
毀譽之正乃所與自全也故彼之得言常曰至

於若無知之物而巳矣烏用賢聖爲哉夫
塊不失道塊土則亦不失其才故相與笑之
豪傑者自負其建巳之行而至於死理人曰
慎到之非死而何適得怪焉爾田駢亦然
而駢學於彭蒙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待人
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待人
至於莫之莫之而已矣其有言也末
始有不言也哉然而已矣其有言也末
可而不言乎哉然而已矣其有言也末
是是以常與人反故人之不見觀而免於
不取則斷也即不取則斷也即不取則斷也
所不言也人而不見取則斷也即不取則斷也
慎到雖不知道雖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蓋

世人雖以爲非而莊
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說

音悅

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以濡

反如充

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

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

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許文反

芴

音忽

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反苦兮知

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曰受天下之垢音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

也故有餘歸去軌反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

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

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

銳則挫作臥反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

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
曰粗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所以末爲粗既
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爲不足所以聖人之心
積常使胸次洒洒有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
明居蓋古之術有在建於是以常無尹老聃
有即以本也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尹老
即有始也老子曰天之下有主之以以太乙
故事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
故以濡弱者謙下爲表虛而用之或不盈是
之於外者道之用也實以空虛不毀萬物爲
實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
不壞世相而所謂道實矣又引關尹之言在
頑空而非所謂道矣

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住心言已
之心一發此便住而形物莫非已心之
所顯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故其動
也若亡而無所得也與之同其清而無所
失之而濡弱謙下而與之未嘗先其人也
於人而守其雌云云二句又引道德經為
知谷謙虛不盈自滿足之義夫道德經為
為彼獨取其虛後以受國之垢行人皆取
彼獨取其虛歸然有餘其行身也舒徐而
容與常自儉嗇漠然無為而嫗笑世人之
巧利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曰曲全則
苟免於咎而已矣是皆以深為根以約為
紀者根極之義紀紀法也觀其言曰約為

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
爲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
曰慈曰儉曰柔則折太銳則挫故嘗挫其
銳破其堅虛其心弱其志一其味寬容遜
順而不敢過爲刻削之行其可謂至矣故
末復贊之官名聃老之謚名關著文始真
經與道德相爲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
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

風而說

悅音

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

之辭時恣縱而不儻

不以觭

起宜反

見之也以

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

音支

言爲曼衍

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敖

音傲

倪

音詣

於萬物不譴

遣戰反

是非以

與世俗處

上聲

其書雖瓌

古回反

瑋而連犴

音犴

無

傷也其辭雖參

楚林反

差

楚宜反

而諷

尺叔反

詭可

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

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

辟音闢深閼音宏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

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

其來不銳音悅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
言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來而無
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住為行萬物一府
生其死同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
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以適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當時西方貝典未入中國而中
國自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
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言謬悠荒唐而

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無形變化無常的
道理謬悠言虛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
崖言無終始又不欲以觴自恣而不同
同於人然又老子自見觴與奇同謂
獨見也見即老莊自見觴與奇同謂
爲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以
濁不可與莊語故因之以曼衍五
質之可以重言廣之語道之故子之
三神者所以謂非已之罪也言莊子
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教倪於萬
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爲游衍天者窮
與道爲一體者無棄物故不教倪不
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
譴是非與世不同處將與斯世有如
忘於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
此

者奇特之狀連書雖瓌瑋而連犴犴無傷也瓌瑋
壯獷也言其書雖相從之貌犴犴與獷同玉篇
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驚世駭俗而違却善體
瓌瑋奪而不傷一而滑稽詭譎之其辭旨抑
可深思而參差之理此兩句說盡南華中却
叟自道不彼其充實乃不可將上已如云胸
中若有物積必欲吐盡終始者爲老友此等
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有主之不出乎老氏
謂道術建之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
之肆主無以太乙其始調適而闢深
而遂謂達本反始以不爲者調也御閑適
於自然欲爲而爲之始以不爲者調也御閑
只放

爲本宗二字認得一轉語是以性命之旨殊
覺茫昧雖然下其理不竭其來不如此蓋上
化而解於物也於其學之成則天之理會本
達之妙未有脫略於世故之弊此則實相者
宗者不多離所謂順天壤世法然而成實機
不即解於物也此便謂天地自然之化以解
物之縣結窮乎不說謂不調適本宗來字或
謂其出無窮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是是
本字茫乎昧化無常書以載道故此書所
寂冥無形變化盡若常人語下則遺此上
言直是茫昧無盡若常人語下則遺此上
道理則遺在物又安得見得句句是實却非
人道術只遺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
人過爲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
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

川究反

駁

邦角反

其

言也不中

去聲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

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

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

音物

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
興起各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
授不過騰辯博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
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鬪靡著書雖

者下生矣不卑道厚則細千他知外或滿
謂有矢得山濟者無本里強一謂寡五車而
之大有睨之高澤是亦可積若形地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
小同異再視之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
異有小甦則中者亦可謂之禹物方
言非同異生生者亦可謂之禹物方
非是同異大大同而與小小同異却

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
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萬物
一氣混茫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
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
而李後草大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有理
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却又如彼畢竟如
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
伸已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

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觀去聲

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音洛之

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況爻一句今之講學者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嗤耳

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

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跟反女展地

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

不可以為圓鑿棄不圍杓反如銳飛鳥之景音影未

嘗動也鏃音族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誰謂卵無毛而孚生之穀皆有毛又以雞孚鴨毛不成鷄是毛定卵中謂卵有毛可

卷之十一
論理學
十一

不能則何知熱壯馬名犬名曰之三之也
視以不以其皆則有之可之郢天足孰人
指自能傳熱人尾卵先以先有下楚主皆
不視行聲乎所落丁謂爲呼天也都張謂
至手故故故立而子胎羊犬下楚於是雞
而能曰曰曰之爲者爲卵爲犬自郢以二
手指輪山火名螻螻卵胎羊羊爲何神足
目物不出不人故也馬亦犬皆王以用不
之而蹶口熱謂丁螻亦人亦人則有者知
伎不地輪山火子無未所未所亦天又以
倆能目雖不爲有尾嘗立嘗命楚下一形
容以能蹶出熱尾而不之不受名天下足用
有自視地口而火科生名受名天下也者
窮指物而而火不斗也未也未下者故人
絕故而脫空豈熱有故立故有矣天曰皆
之目不輒谷自寒尾曰此曰此故下雞見

時使其俱視蛇而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
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
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矩而矩
之體不方故言方則矩不則
不可得謂之方故言矩不則
今以木工但圓鑿不圍杓形圓而鑿形可
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圍杓飛於天景落
於地但可謂之鳥動而無鳥則無景動何
者影也者有待而能者也不無鳥則無
能自行動乎故曰鵠則飛鳥之景未嘗
弦則行其中於鵠則止無有不行貫於
使不至其地則不矢雖疾而行有不貫
不謂之止是鏃矢得謂之疾而有不貫
之矣凡此皆是鏃矢得謂之疾而有不貫
聰明意見以此求異於人惠子一搬弄精

魂只在於此
誠可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

音梨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

母一尺之樗

章藥反

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

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

徒丸反

公孫

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又音

也惠施日以

其知

去聲

與人之辯特

疑作持

與天下之辯者爲

恠此其抵

丁計反

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
得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
兼形與色而合之也馬牛者形也驪黃
者色也驪黃馬也黃牛也又有驪黃馬
故有驪黃馬也又黃牛也白狗黑亦然
也黃牛也又黃牛也白狗黑亦然
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者虛也虛實相
乘其理如何此處諸家不知何解孤駒未
嘗有母何則駒則不復為者
曰孤言駒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復為
駒矣今曰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
夫一尺之捶用者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
不竭言不盡謂之捶蓋捶有雙用若日
之杵也北方謂之捶蓋捶有雙用若日

造天談說下天下人飾惟理故而略之取
物地自大則下之之人其則日當傍虞其
者其以抵競之辯心之不一與時此以半
爲壯爲如爲辯而徒心然到惠辯湏况而
我乎最此諷特不爲易是理施者是惠更
擊施賢故詭特能辯人以屈相如以施用
節言他曰恠恐解者之只見辭終團他辯則
其我人此異作也之意見辭終便身公左不世
自之未其之持夫囿而人身窮不孫右全世
負辯必抵說謂惠而已之曉安窮龍躲用常
如天賢也然相持日辯口曉有使其徒轉分可
此地也觀惠施歷不其言不聒多全以換道無
是爲我其言之舉下知叢能徒強用此不理損
蓋存增言曰口其不與天服能辯道之窮但壞

而無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

紀宜反

人焉曰黃繚

音了

問天地所以

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

輿烏報反

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

蚤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

音符充一

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
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
才駘音殆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
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遽矣惠子乃不
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之
過人也既又徧爲之說說而不休多而不
已猶以爲不足也而益之以恠益之以恠
是也躡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
抵反人以爲實勝人以其說雖
長而與衆不協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
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

相競而巳故曰幽昧暗塞而強於物如是則
其於道也亦終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故
故曰其塗不曉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故
以爲深昧不曉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故
薨於草莽之類而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
蚤一蚤之類而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
以是人而曰愈貴道者雖大寧幾尚可許之
之以者不自知以多言於進之雖大寧幾可
言之者不自知以多言於進之雖大寧幾可
以言此道寧知辯者不善善者不辯惠子不
於太上忘言其域志緘默其精神散於萬
物而厭其煩卒以辯自其精神散於萬
有而物之才而卒以辯自其精神散於萬
心逐物而才而卒以辯自其精神散於萬
言愈煩而辯愈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

南華真經卷之八終

影競走也悲夫又按莊叟所舉惠施之說
首簡數行猶爲近理卯有毛以下類支離
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臆然
說之外何似而司馬以觀又下諸註類皆妄
以取也姑書此以俟來者起草於萬曆丙
去六月初六日脫藁
於戊寅八月八日

道藏精華第十二集之一
莊子南華真經副墨

(全集精裝二冊
平裝二冊)

總主編者 文山遯叟蕭天石

著作者 明·陸西星真人
編輯者 文山遯叟蕭天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電話：九一一二〇三六九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
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行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

